



教師篇

TZU CHI FOUNDATION



TZU CHI FOUNDATION



第一堂

把老師的心找回來



計程車司機的故事

文／羅世明

一九九〇年臺灣光復節的傍晚，臺北街頭的秋意漸漸濃了起來，街燈在黃昏中亮起，陳美羿和郭馨心，還有郭馨心的妹妹淑媛，這三位老師才剛剛從長安東路的慈濟文化中心走出來；三個人還沉浸在剛剛聚會的話題裡，你一言我一語，七嘴八舌興奮得停不下來，沒有一個人認真在看著路走，更無視於天色的轉暗，要不是陳美羿家中還有一個聚會得趕過去，她們真的可以就這樣，站在街頭，天長地久地一直聊下去……

這一天，其實是陳美羿邀約了四、五十位的老師，一起到慈濟文化中心聚會，讓老師們分享彼此在慈濟裡成長的心得。

陳美羿之所以舉辦這場聚會，是因為不久前，在她主持的慈濟「筆耕隊」的聚會裡，張淑純分享剛進入校園時，深受不公平待遇，資深老師把事情全都推給她做，最後她竟然還被學校「留級」——全校擔任國小一年級的導師們，只有她沒有升上去教

二年級。

張淑純說：「幸好，後來遇到一位家長，他是慈濟志工陳金海。」陳金海引導她體會「多做多得」的道理；體會到教師原來是一份難得的天職，能當孩子的貴人更是一種福報。張淑純的心路歷程，深深打動在場的每一個人。「一個不快樂的老師，怎麼可能教出快樂的學生呢？」那天晚上，在陳美羿的心中，生起了要把散布在各處，參加慈濟的教師們共聚一堂，分享慈濟經驗、彼此打氣的念頭。

馬路旁，這三個人信手招來一部計程車，簡單向司機說明要前往汐止之後，在後座又繼續聊著，話題總不外乎——「慈濟需要老師的力量，老師更需要慈濟的精神」。

突然間，只見司機不高興地轉過頭來問：「妳們都是老師嗎？」原本熱鬧的氣氛倏然靜止下來，三個人愣愣地回答：「是啊！」沒想到計程車司機立刻又補上：「我最討厭老師了，今天真是倒楣，載到了三個老師。」隨著憤怒的話語剛落，司機的動作突然加大，每次轉彎都用力地甩尾，坐在後面的三個人幾乎都快摔成一團……陳美羿鼓起勇氣反問司機：「您為什麼會那麼不喜歡老師呢？」

「老師沒有一個是好東西！我的小學老師，只要成績不好就打人，我就是從小被老師打到大的……最後還把我留級。」司機一輩子對老師的怨恨，此刻全寫在臉上。

「當然啦！不可能每一個老師都是很好的，但不可否認也有很多很好的老師啊！」郭馨心試圖打圓場。

「哼！老師沒有一個是好人，我兒子的老師自己也在玩股票！」

陳美羿對司機那尖銳的反應，很能理解；當時臺灣的社會風氣丕變，股市狂飆萬點，「大家樂」的賭博遊戲更是盛行，玩股票、看明牌，成了全民運動，純樸的人民開始努力向「錢」看。因此，陳美羿只能在內心苦笑了一下，暗忖：「路程還遠，總不能這樣從頭挨罵到尾吧？」陳美羿決定試著轉換一個話題，開始問司機有沒有聽過「慈濟」，她耐心地向司機解釋：「花蓮有一位師父，發心蓋醫院不收保證金，救助苦難眾生……」

「好像在電視上有看過。」司機的表情開始有點緩和，三個人打鐵趁熱，趕緊把手上的《慈濟》月刊、錄音帶通通拿出來送給司機。

「妳們當老師的也學佛？那倒是很難得。」司機冷不防又說出這麼一句，陳美



陳美羿（右）和郭馨心搭計程車的經驗，讓她們加快了推動慈濟教師聯誼的腳步。照片／郭馨心提供

羿心中不免嘀咕了一下：「什麼叫做『很難得』？難道老師都是這麼沒有愛心嗎？」

耐住性子，陳美羿繼續告訴司機最近她們在教課之餘，也去當慈濟志工，幫助窮苦人家，也從這些窮苦人家的生活中，體會到自己的幸福……說著說著，司機的表情愈來愈柔和，當計程車終於停到家門口的時候，司機突然冒出一句話：「今天好榮幸載到妳們三位老師。」那天計程車司機堅持不肯收車錢，三位老師將車錢捐給了慈濟。

這段經歷讓陳美羿印象深刻，她相信那位計程車司機一定是個菩薩，適時出現帶給她刺激，激勵她在心中暗自發願，一定要透過聯誼分享，把慈濟教師帶動起來，改變很多人對老

師的印象，也讓社會上減少像這位司機一樣，在不正當教育態度下受傷一輩子的學生！

從那天之後，陳美羿更加積極舉辦慈濟茶會，她不辭辛勞奔波全臺分享她個人成長的心得，鼓勵老師們加入慈濟的行列，組織定期的教師聯誼聚會，帶動各地慈濟教師飛快地成長。

一九九二年七月二十三日，「慈濟教師聯誼會」正式在花蓮召開成立大會，從開始推動，不到兩年的時間，就有來自全臺灣一千多位教師參加。二十年後更是開枝展葉，蔚然成林，成員遍及海內外……

TZU CHI FOUNDATION



囚車裡的那雙手

文／郭素霞、羅世明

一輛押解犯人的囚車從警察局前開了出來，正好和開車經過的尤振卿錯身而過，他本能地把行車速度放慢，打算讓囚車先過去……突然間，他看見囚車裡伸出了一雙手，從他眼前閃過，一陣尖銳的哭喊聲直竄入他的耳裡：「尤老師——尤老師——尤老師再見！」

尤振卿震驚地往車裡看去，一位少年戴著手銬的雙手急切敲打著窗沿，一張稚氣的臉隱藏在車內，「那不是我曾經教過，而且引以為榮的好學生嗎？」尤振卿驚愕地回不過神。

車行漸遠，尤振卿還兀自愣在那裡，不知如何面對周遭路人的目光；這位在屏東大同國小赫赫有名，以明師自居的「尤老師」，此時內心的感覺，卻只有「羞愧難當」四個字。

那一夜，尤振卿輾轉難眠，歷經了從事教職以來，人生最大的挫敗。

他不斷地捫心自問「嚴師出高徒」這句話是不是錯了？他一直認為「教不嚴，師之惰」，只有讓學生愈怕他，才會愈認真讀書，曾經有學生被帶到他的辦公桌前，就嚇得尿褲子，學生們在私底下都喊他——「希特勒」，他不以為意，因為他可以理直氣壯地對任何人說：「我所做的一切都是為學生好。」

「我的教育到底哪裡錯了？為什麼會教出一個犯罪的學生？」尤振卿百思不得其解，直到一九八九年，慈濟志工黃寶慶送給他一份《慈濟道侶》刊物，文章裡一句證嚴法師的話——「要改變別人之前，先改變自己。」猶如當頭棒喝，從囚車伸出的那雙手的身影再度浮現眼前，他情不自禁地問自己：「我如果不能親身力行、以身作則，要怎麼教導學生？又怎麼能教出真正的好學生？」

他決心改掉自己的壞脾氣，有的學生看著他的改變，竊竊私語：「『希特勒』怎麼變得好假？」尤振卿不為所動，他相信證嚴法師說的——「假久也會變成真。」

隔年，慈濟志工潘蓮花邀請他到慈濟屏東分會，那天，分會牆上懸掛的一幅幅「格言」，不斷吸引他的目光，「天助我也！」尤振卿暗自歡喜著：「這些『格言』拿來教學生多好啊！莫非是佛菩薩在指引我一條明路？」他拿出紙筆拚命抄寫那些字

句，渾然忘我之際，潘蓮花的聲音在他身後響起：「不用抄啦！這些都是證嚴上人的『靜思語』，有結集出版的。」

尤振卿才恍然大悟，原來自己平日從《慈濟道侶》抄錄下來的好話，就是證嚴法師的「靜思語」。尤振卿決定轉換自己對「好學生」的觀念，以「人格教育」作為教學的根本。那一年暑假，他開始編輯「好話教學」教案，有計劃地將「靜思語」融入下學年「生活與倫理」課程中。

為了提升學生的興趣，尤振卿將「靜思語」編寫成符合學生真實活動的劇本，以布袋戲、相聲、數來寶、話劇等方式交互呈現，有時候學生也會將自己的故事套入靜思語，即興演出；漸漸地，背地裡「希特勒」的稱呼逐漸隱退，取而代之的是布袋戲裡慈眉善目的「老聖公」，當他經過教室走廊，聽到學生窸窣窸窣地喊著「老聖公——尤老師——老聖公！」他都會假裝沒聽到，卻忍不住微笑。

從一九八九到一九九九年這十年的時間，尤振卿不曾停止「好話教學」。有一天，當他帶著學生到校門口打掃，一位排班的計程車司機突然間走過來，從口袋裡掏出一千元，要他買糖果給小朋友吃，那位司機說：「老師，您這班學生真的很乖，每



退休後的尤振卿，仍四處演講推動靜思語教學。攝影／施玉惠

TZU CHI FOUNDATION

「一天看到我都會打招呼，讓我很歡喜。」
就在他為學生喝采的當下，他卻中風了，百般不願地從教職退休下來，但他仍然堅持以志工的身分，應邀分享「靜思語」教學，二〇〇二年更遠赴美國與加拿大示範教學，他從不擔心自己的身體負荷不了，只希望善盡生命，讓囚車裡的那雙手不再上演。



一場美麗的相遇

文／陳怡伶、沈國蘭

「曾經在一本刊物上讀到某位記者的自述：『……記者經常揭露黑暗，卻往往無力點燃光明。』」蕭春梅笑著提起二十多年的前塵往事，省思自己過去站在教育工作的第一線，不僅無力點燃學生內在的光明，更帶著孤僻、陰霾的習性走上講台，愛發脾氣、好鑽牛角尖，用這種態度想把學生教好，卻常常做出錯誤的身教。

加入慈濟之後，有一次教師聯誼聚會，陳美羿老師臨時有事無法趕來，臨危授命下由她代為主持，為了表現慈濟人一貫的親切笑臉，那一天她「卯盡全力」地讓自己一直笑著撐完全場。沒想到回去之後，臉部兩頰的肌肉卻足足痠了一個星期。

「別人的笑是自然的，我的笑卻是硬裝出來的，可見我真的從來不懂得笑。」然而，就是從學習慈濟人一個簡單的微笑開始，漸漸讓她走進了光明之路，並且和學生家長林淑真，共同在她任教的天母國小，創造出一片愛的天地。

「來來！大家來拾寶！拾出您心中良善的珍寶！」聚會中，陳美羿總是這樣親切

地招呼大家。

一九九〇年二月，蕭春梅邀約林淑真，一起參加陳美羿成立的慈濟筆耕隊。

每次陳美羿都會手抄一份「拾寶」，內容都是聖賢格言或座右銘一類的句子，用來勉勵大家，其中最多的就是證嚴上人的靜思語。同時陳美羿還會安排慈濟志工現身說法，以志工在慈濟投入訪視、扶貧等等的感動，啟發大家用文筆呈現慈濟之美。

每次筆耕隊聚會，感動留存於心中，久久不散。蕭春梅和林淑真常會在晚餐之後，拿起話筒，將深刻難忘的感受與體會，相互分享。

「淑真，我要學習改變自己……」深夜裡，兩人的熱線再度接上。蕭春梅不知道擁有兩位優秀兒子的林淑真，正打算等兒子上大學就與先生離婚。婚姻經營不善，夫妻早已形同陌路，硬撐出來冷峻高傲的外表下，包藏著一具行屍走肉的靈魂。而在筆耕隊認領撰寫慈濟委員故事中，林淑真從中了悟凡事必有因緣，決定改變自己。

「憎恨對方，真的有讓自己過得更好嗎？」「拾寶」裡面上人的一句話：「原諒別人就是善待自己。」讓林淑真苦思良久，最後她毅然主動找先生，除卻沉默凝結的氣氛，開誠懇談：「不論你的想法如何，我都決心改變自己。」沒想到她的誠意，意

外地讓冰凍的婚姻，從此消融。

「拾寶」讓林淑真觀照到了她那顆讓先生無法接受、頑強剛硬的鐵石心腸。受益於「拾寶」，蕭春梅邀約林淑真一起進入校園推廣慈濟精神，兩人同時發願：春梅將好話帶進班級；淑真進入學校擔任導護、在輔導室輔導學童課業，並且參加媽媽教室，要將上人的「好話」帶給家長和社區。兩人個性一靜、一動，相輔相成地在天母國小推動她們所感受到的慈濟精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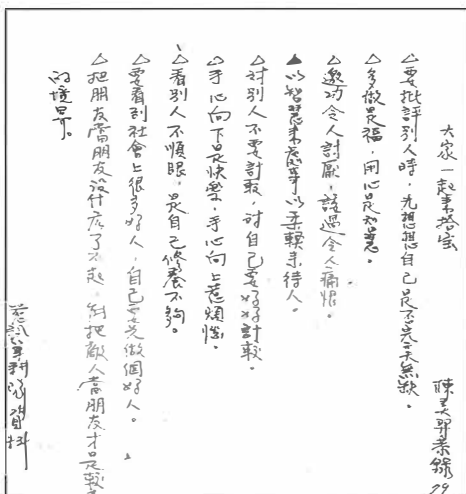
學笑的蕭春梅，開始將「拾寶」改為好話，一日一則抄給孩子，還利用「生活與倫理」課的導師時間說故事。沒想到短短時間就見到了成效。一位學生寫著：「我最喜歡的好話，就是『勿輕己能，不要小看自己』。因為我在聽到這句好話之前，常常以為自己很笨，考試總是考不好，乾脆死了一了百了算了。我想，如果這句好話被那些想自殺的大哥哥大姊姊聽到的話，可能也會打消自殺的念頭吧！」

眼看學生們的心態和氣質有了轉變，蕭春梅恍然大悟：「不是學生強硬，是我們還沒學會柔軟。」

「拾寶」裡上人的一言一句慢慢敲入她的心裡。「教育學生，先從教育自己開



1999年8月蕭春梅帶領學生與家長在街頭為土耳其地震募款。照片／蕭春梅提供



陳美羿在筆耕隊提供給學員的「拾寶」好話，整理自證嚴上人開示法語。照片／蕭春梅提供

TZU CHU FOUNDATION

始；要自救，才能救人。」蕭春梅頓悟，原來身教重於言教，要先改變的應該是自己。她從調和聲色做起，把音調放低、放輕，學習以幽默、撒嬌、讚賞的語辭來軟化學生和家長的心。

隨後她將好話融入教學的成果在筆耕隊作簡短分享。不久，陳美羿發起慈濟教師聯誼聚會，春梅和美羿商議，希望把教育工作者結合起來，共同腦力激盪。於是，號召全省一百五十餘位教師舉辦首次「學佛營」，以靜思好話交流為主，蕭春梅再度把學生及家長的回饋，提出來與大眾交流。

於是，透過教師茶會分享、各地教師

經驗交流，慈濟靜思語教學的輪廓逐漸成形。

另外，在愛心媽媽的帶動上，林淑真將在筆耕隊所受到的尊重感，如法泡製在每次的聚會中，為愛心媽媽們恭敬地奉茶，也從生活中的小細節去除我慢。她也經常影印上人的智慧語錄，或是《慈濟》月刊、《慈濟道侶》上的好文章與社區媽媽結緣。過程中她發現有不少和自己一樣，雖然家境富裕，心靈卻異常苦悶的社區媽媽，她試著分享自己的經驗，沒想到對她們產生莫大的幫助。

「慈濟的教化可以改變家庭的氣氛。」林淑真深刻體會到這一點，積極帶動這一群媽媽，一起來重建心靈、改造家庭。

林淑真熱心謙卑的服務態度，以及蕭春梅教學的成效，在學校裡面引發極大的迴響，令天母國小陳巧雲校長對慈濟印象深刻，決心予以大力支持。一九九〇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同意在校園內舉辦天母社區第一場慈濟茶會，志工現身說法慈濟助人的故事，獲得極大的好評。

隔年初，學校主辦「親職教育講座」，邀請慈濟委員紀陳月雲蒞臨分享，有多位家長反映慈濟志工平實切身的演說，扣人心弦。時任輔導主任的陳美麗，在受邀實地

參訪花蓮靜思精舍後，恍然大悟：「原來輔導的精神就是慈濟精神。」於是，在春梅、淑真的協助下，一九九一年三月，灌注慈濟精神的「父母成長班」，在天母國小首創開班。

衝勁十足的林淑真，透過頻繁的社區慈濟茶會，邀請慈濟委員分享做志工的心得，就像她們在筆耕隊一樣，感動的效應不斷傳揚開來。隨著部分上國中的孩子，慈濟的「父母成長班」延伸至天母國中等鄰校開辦。不久，北區教聯會成立後，蕭春梅及林淑真同時成為士林、北投、淡水區的負責窗口。

二十年後，林淑真在社區耕耘的心願已經開枝散葉，蔚然成林，天母區慈濟幹部大多是當年成長班的學員；而蕭春梅一雙推動搖籃的手，也開啟了北區「靜思語教學」的源頭活水，一股清流從校園湧出，遍灑全球。



老師的法寶

文／薛燕春

用完午餐，與泓揚一起去執行午餐工作的盛傑，忽然全身溼答答地跑回來教室，呂美雲嚇了一跳，心想，到底發生什麼事？

盛傑不疾不徐笑笑地說：「美雲媽咪！泓揚剛才忽然吐了，他不小心吐在我身上，我自己洗過了。」

呂美雲想起過去，盛傑是個情緒障礙又過動的孩子，在學校常常情緒失控，生氣時會狂掃桌上所有的東西，和同學起爭執的情況層出不窮……

記得盛傑第一次發飆時，他狂掃桌上所有的東西，即使坐在鄰近座位的孩子，迅速地撿起被掃下的東西，仍停止不了盛傑瘋狂的動作。

呂美雲示意大家安靜，要孩子們對盛傑「沒有責怪只有祝福」，而她也盛傑不斷的叫囂聲中，沉穩地繼續上課；她訓練孩子們用愛與關懷，安靜耐心地等待，並讓一個情緒障礙過動孩子受到公平對待。往後幾次，當盛傑脾氣一來又發飆時，面對這

樣的風暴，「安靜祝福、沒有責怪」就成了孩子們彼此間最佳的默契。

「盛傑，讚！讚！讚！」每天的午休過後是呂美雲班上的一「讚美時間」，孩子們發自內心的讚歎聲響徹全班，盛傑害羞地謝謝全班同學給的讚美，呂美雲微笑地掩飾自己心裡的激動；她相信孩子受到鼓勵、肯定，愈能展現才能，而且讓孩子公開接受讚美與感謝，不僅學習欣賞別人的好，更能引發孩子向善的心，有樣學樣，就能學出好榜樣。

從事教職以來，呂美雲對於「班級經營」很有方法，也成為家長間口耳相傳的名師。一九八九年呂美雲在《慈濟》月刊讀到證嚴上人法語，聽完慈濟出版的「悟」系列《童心映月》錄音帶，覺得自己和上人像是有很深的因緣，不知為何竟然久久無法言語，錄音帶的內容在她腦海裡不停地迴盪，坐在樓梯間，眼淚不停地流。

她發現原來在她的班級經營中，缺了最重要的一角，就是以好話教育小孩，那晚她告訴自己：「我也要在班上教導說好話，讓小朋友有所改變。」

一九九二年當慈濟志工陳昭和、陳也春、江淑清邀請呂美雲加入即將成立的「南區教聯會」，天生樂觀不怕多事的她毫不考慮就答應，同時也在她家裡的客廳開始了

每個月的聚會討論，在各校園推動「靜思語」教學。

「人總要有點雞婆，稍微勇敢，不怕麻煩，堅持好事做到底。」呂美雲為剛要成立的南區教聯會寫出第一張邀請函，廣邀臺南、高雄、屏東等南部地區的老師們加入教聯會，從那時候起，每月的聚會呂美雲都會親自寫邀請函，並且每週寫「家書」給家長，二十年從未間斷。

在那個教育改革剛起步的年代，許多老師難以適從，加上認識慈濟的人並不多，「想發邀請函總要有對象吧！」呂美雲不斷想著：「這邀請函要送給誰呢？」呂美雲千思百想，熱情的她將邀請函送給全校老師，希望老師們都能接觸到慈濟的「靜思語」，發現它的好。

「發什麼發！」啪！呂美雲的邀請函被同校的張老師重重地摔在桌上，怒吼聲劃過辦公室，這時呂美雲剛好踏進辦公室，一位年輕的老師趕緊將她拉到一旁：「張老師好生氣，說妳為什麼在學校發慈濟的邀請函？教什麼靜思語？還將宗教帶到校園裡來。」因為宗教信仰不同，引發同校老師的質疑和反彈，但呂美雲並沒有因為這樣而停止，她仍堅持每個月把邀請函送到張老師手上。



呂美雲設計許多創意課程，讓教學更豐富，並提起學生學習的樂趣。

照片／呂美雲提供

幾年過去了，有一次張老師教到呂美雲帶的班級，因為精神不好無法專心講課，孩子們卻沒有任何一句抱怨，反而善解人意地在下課時間，跑去抱抱老師，鞠躬感恩老師，讓張老師終於了解靜思語教導孩子的是真、善、美的生活教育。一個晴朗的午後，張老師朝著呂美雲迎面而來，她一開口就說：「美雲，妳真是個好人！」當從來不誇獎人的張老師說出這句話時，呂美雲感動不已，她永遠記得當時張老師臉上感恩的笑意。

呂美雲起初只是在自己班上推動靜思語教學和班級經營，後來她體會到若是只有自己的班級經營得好，影響到的只有一個班級，於是身為學年主任的她帶動學年老師策劃學年活動，將靜思

語融入活動中，並編輯學年會訊《愛在春風裡》，透過家書的方式，把愛傳出去。

班級經營的成績獲得莊敬國小五任校長的肯定，呂美雲透過視訊、活動中心大課堂、歌聲傳情……策劃全校節日活動，讓孩子們學習體貼關懷，在將近一百班的大型學校裡，師生、同事情感綿密，校園氣氛溫馨、祥和。

漸漸地，呂美雲將品德教育融入班級經營的成果，在教育界傳開，引起廣大的迴響，愈來愈多的老師願意加入慈濟教聯會參與「靜思語」教學，同時，高屏區教聯會總幹事陳昭和也帶著當時的高雄市教育局長到花蓮參加營隊，親自了解慈濟的教育理念，並在高雄靜思堂（當時的慈濟高雄新會所）舉辦高雄市校長、老師「靜思語」研習營。

「我一定要把妳推出去參加師鐸獎，妳沒參加，學校還有人敢去嗎？」原本一直覺得不需要去參加的呂美雲，因為張老師這句話的激將法，只好趕緊整理資料送出去。呂美雲的教學成效卓著，在高雄教育界獲得好評，一如眾人所預期，二〇〇八年呂美雲很順利地獲頒教育最高榮譽——師鐸獎。得獎的榮耀，並未在呂美雲心中停留太久，她最關心的還是如何做出真正有益孩子的教育。

為了配合教學觀摩，呂美雲訓練學生成為「解說小天使」，讓孩子做教室的主人，負責解說班上的各項活動，孩子們表現得落落大方，童言童語謙恭有禮，往往贏得觀摩來賓的滿堂采。

在創意設計裡，當孩子自認有冤屈時，「判官請了」就成了申冤的管道，呂美雲以民主的方式，讓孩子們寫下投訴書，利用週會時開庭，由同學來公斷，她常常告訴孩子：「忙人無是非，是非就在轉念間。」有趣的是判官法庭的案子愈來愈少，孩子學會了體諒，不再動不動就告狀，呂美雲教導孩子們「原諒別人就是善待自己」。

「幸福小孩、快樂老師」是呂美雲努力前進的方向，她體悟到一隻手可以牽起更多手與更多的家庭。雖然她因為子宮內膜異位症無法生育，但她不覺得自己的生命是有缺憾的，她將每個孩子都當成自己的寶貝來疼愛，孩子純真毫不掩飾的回饋，是她生命中最大的資糧。

「噹——」學校鐘聲響起，呂美雲走進教室，她並沒有急著站上講臺，而是走到每個孩子身旁，給他們每一個人「愛的抱抱」，這個舉動，不知是何時開始的，她也從不想停止。



象腿老師的新生

文／徐淑靜

一群學生在教室的走廊上追逐嬉戲，看到沈聯珠抱著作業簿迎面走來，學生們故意繞到她的背後，學著她走路的樣子，沈聯珠因為慢性腎臟病發炎，身軀腫脹，尤其是一雙異常水腫而沉重的腿，走起路來就像大象般笨重吃力，當她感覺背後有異狀時，回頭一看，學生們早已哄堂四散，離去時仍不忘大喊：「象腿老師！」

沈聯珠氣得想追過去罵人，無奈「象腿」依舊沉重不堪，只得繼續慢步走到車棚，準備騎上摩托車，突然發現輪胎已經被刺破，她的心也再度洩了氣，夏日的夕陽仍然悶熱，她就像老牛拖車般氣喘吁吁地推著摩托車走了好長的一段路，好不容易來到摩托車店，補好輪胎，卻還是發不動，經過老闆仔細檢查，才發現連油箱也被惡意地灌了水……接踵而來的打擊，讓她心灰意冷到了極點。

這件事經過學校調查，發現原來是她班上幾個調皮同學做的，這些學生雖然事後被懲處，但學生不聽教導、不守規矩的情形卻愈來愈嚴重，就像瘟疫般在同學間擴散

開來，每天上班成了沈聯珠急著想逃脫的夢魘……

「承瀚，你在哪裡？」一次的戶外教學活動，班上的承瀚竟然不見了，她沒命地尋找，校長和其他的老師也趕來幫忙，一群人漫無目的沿著溪邊、水溝旁或小路搜尋，從白天到黑夜，眾人聲嘶力竭地呼喊，仍然不見承瀚的蹤影；直到晚上八點多，有一位老師聯絡上承瀚的家長，才知道孩子早已經回到家裡了，沈聯珠心中的大石放了下來，眼淚也掉了下來。

那晚她整夜沒睡，一早來到校長室，她對校長說：「是我沒有盡責把學生帶好，才給您惹了那麼大的麻煩，還登上新聞版面，真是對不起！」她深深吸了口氣，哽咽地說：「我恐怕沒有能力，來帶這些孩子……」

校長正想安慰她，就看到承瀚的爸爸一臉歉意帶著孩子來到校長室，承瀚低著頭囁囁地說：「老師，對不起！我不該惡作劇，故意躲起來，後來出來的時候，找不到大家，很害怕，所以就跟著別人上車……」校長極力慰留沈聯珠不要辭去老師的工作，雖然承瀚的事情暫時告一段落，但心中的陰霾仍壓得她喘不過氣。

她努力想替自己的痛苦尋找出路，知道民本電台有「慈濟世界」的廣播節目，她

開始每天收聽，發現在聽「慈濟世界」的時光，是她心情最平靜的時候，雖然和學生的關係沒有太大的改善……有一次她從廣播中聽到證嚴法師談教育，她拉高了耳朵仔細聽著，「……天下沒有教不好的學生，只有失職的父母和老師……」從收音機傳來的話語讓沈聯珠整個人愣住了，她問自己：「我是失職的老師嗎？」

突然間，她明白學生反抗自己的原因了，原來在她的心中，學生只有兩種，一種是「好學生」；一種是「壞學生」，她用成績好壞來「標籤」學生……那天的她，羞愧得無法直視學生，她決定改變想法，也改變上課的方式。

她開始在每天第一堂課時，和學生分享一句「靜思語」，再搭配講述一個真實的動人故事，無精打彩的學生總會被故事吸引住，原本吵吵鬧鬧的教室就會變得安靜許多，她每天去教書的心情愈來愈好，她發現慈濟教師聯誼會設計的「靜思語」教學方式非常好用，更勤於向身邊教聯會的老師們討教。

在一次親師座談會時，沈聯珠提議將孩子們聽完故事後的省思，以及家長的回饋印製成「靜思小天地」與「班刊」，家長們欣然接受；只是開始編印之後，她才知道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熱心的家長看到她每天辛苦教學，下課後還要熬夜編寫刊物，



靜思語教學研習營，沈聯珠（左）分享靜思語教學經驗。

攝影／詹秀芳

於是主動地分攤了收集資料、策劃、編輯、打字、美編等工作，連家長都跟著熬夜趕工，奇蹟似的，這「土法煉鋼」的「靜思小天地」、「班刊」總是能順利準時出版。

每天一句靜思好話，一個真實的動人故事，引导孩子去自我反省。無形中孩子的品德提升，也間接影響家長的心念。靜思語教學不僅在學校頗獲好評，更成了老師、學生與家長間最佳的溝通橋樑。

「若有慈濟好做，免呷（吃）、免困（睡），嘛嚨要緊（都不要緊）。」凌晨兩點多，丈夫半夜醒來，見沈聯珠仍未上床睡覺，語帶調侃地關心她。

「我是尚早睏欸！（我是最早睡的）」為了帶動靜思語教學，沈聯珠挖空心思設計教案，經常忘我地忙到三更半夜，對丈夫的關心，也總以幽默回應。

有一次，桃園縣教育局吳卓勳主任督學和駐區林逸青督學親自到建國小視察，沈聯珠當場向他們示範「靜思語」教學法，並展示教學成果作品及相關資料，兩位長官詳細翻閱一個多鐘頭……她有些忐忑不安，沒想到她竟在當場獲頒「教學優良績優獎」據說這個獎項是他們在視察時，若發現有特殊教學表現優異者才當面頒發的。

教了這麼多年的書，沈聯珠未曾受過如此的榮譽，當她接過這張獎狀時，雙手不停顫抖。吳卓勳臨走時還告訴她，已指示校長全力推展靜思語教學法，並同意將「靜思語教學」列為各校老師們的研習課程及認證時數。

為了推廣靜思語教學，沈聯珠採主動出擊的方式，利用課餘時間跑遍縣內十三個鄉鎮的國中、小學，到各校舉辦靜思語教學座談會或經驗分享，有時候甚至一週連續跑了三、四個學校。十五年來，她帶動出桃園縣一千四百多位老師，開始運用靜思語教學。夏日的天空藍得耀眼，沈聯珠順手拿起早已泛黃的四年三班《愛的新芽》專刊，看見一句自己寫在上面的靜思語——「把樹根照顧好，枝葉果實自然茂盛。」她不自覺笑了起來，自言自語地說：「我這個曾經飽受學生嘲弄、教學失敗的『象腿』老師，現在的心靈可是像白雲一樣輕柔喔！」



阿公的一巴掌

文／陳淑貞、潘俞臻

當大愛劇場《那一年鳳凰花開時》一上檔，畢業後分散各地的學生，不約而同地打來祝賀的電話，讓王貴美接到手軟，心中卻也相當歡喜！

王貴美從小就立志當老師，也始終做個「乖乖牌」的學生，沒想到長大後當了老師，遇到一群頻頻「出招」的高職生，三不五時丟來好多「考題」考驗她，她曾經就被考倒過，獨自在辦公室裡哭得唏哩嘩啦。

「王老師都在做好事，怎麼這麼『歹運』教到這一班？」當年，同事一句不經意的話，在她內心起了一分「慚愧心」，因為已經加入慈濟的她，猶記上人說：「要用媽媽的心去愛普天下的孩子，用菩薩的智慧來教導自己的孩子。」但到底要用什麼法子呢？一直以來都是乖學生的她，百思不得其解……

在王貴美加入慈濟時，還沒有《靜思語》這本書，慈濟出版的書很少，錄音帶也不多。曾經有志工從花蓮回到臺南後，向組內的志工們分享一句：「上人說：『多



臺南慈濟中學人文室主任王貴美，帶領學生前往杉林園區擔任一日志工。攝影／吳芳姿

得多得，少做多失。」這句話慢慢地傳開了，那時候不管遇到什麼境界，許多志工都會拿這句話來互相勉勵，覺得很受用。

漸漸地，上人說的「好話」愈來愈多，譬如「不要做牙籤尖尖，兩頭都會去戳人」、「一個杯子不要看缺角，要去看它圓的地方」……在各級學校，漸漸有少數老師在校園內推廣這些好話。

王貴美是其中一位，剛開始推動靜思語時，有《慈濟道侶》半月刊、《慈濟》月刊等資料，所以她就在任教的班級裡，每一班都放一份，希望透過裡面的故事去引導學生，更希望他們能夠付出行動。

接著，王貴美經常在訪視回來後，整理

個案病苦、「心」苦等故事，再與學生們分享。當她在描述個案的時候，從學生們傾斜著身子、專注的眼神中，發現他們是興致盎然的，這些故事不但可以啟發學生，還深入到學生們的內心。

早期推動靜思語時，還沒有豐富的教材，王貴美想用一些故事來佐證，必須靠自己去蒐集。除了個案故事、生活中的所見所聞，甚至連報紙上的新聞事件也是題材的來源，她常說：「看報紙不是為自己看，而是為了找一些可以影響孩子的題材，去引導孩子。」

某次剛開學時，她在黑板上寫下：「掃地、掃地、掃心地，不掃心地空掃地。」孩子們一邊掃地一邊唸，覺得很有趣，接著每天更換一句不同的靜思語，像「甘願做，歡喜受」、「要自愛，才會人見人愛」……不只教會了學生，還「教會」了班上任課的老師。

這些老師對靜思語既喜愛又期待，在還沒有踏進教室之前，就先想：「今天黑板上不知道又寫了哪一句？」因為靜思語曾經轉變了他們的心念，所以覺得它很受用，也有其他班級的孩子追著王貴美問：「老師！老師！您有什麼靜思語供我們做參考？」

我們要用來做班上的標語。」

「其實靜思語是滿生活化的東西，會拿它來教孩子，也是因為自己先受用了！」王貴美認為，平常就要把靜思語放在心裡做「儲糧」，當境界來時才能夠把它實踐出來。若是有人講出負面或不太正向的話，她也會用靜思語來幫他們「轉、轉、轉」，轉到心中生起正念為止。

曾經在某個學期剛開學時，王貴美以「抽籤」方式分配學生們的掃地工作，其中有位學生特別不喜歡倒垃圾，卻偏偏抽中「倒垃圾」，因此覺得很不開心。可是過了幾天後，這位學生卻漸漸轉變了念頭：「中午剛吃飽飯，出去走一走，消化、消化也不錯！」並且得出一個結論：「想要這個機會，還不是每個人都有的呢！」靜思語的妙用就在這裡，把不好的事情轉念，變成好的事情。

除了分享靜思語，王貴美還帶著學生們到老人院關懷阿公阿嬤。在某次的關懷活動中，她看到一位學生，拿著一支尼龍材質的掃把，在水溝旁邊一直拚命地刷、刷、刷，王貴美問：「怎麼了？」這位學生說：「老師！我好不容易找到一個『工作』！」因為好不容易才找到一件可以讓他定下心來做的事，所以顯得特別賣力。

接著，王貴美陪著班上的男同學進到阿公的浴室裡。其中有一位平常不太愛說話的阿公，他的手不是很靈光，那一天不知怎麼回事，「啪！」一個巴掌打在男同學的臉頰上，那男同學當場愣了一下，而在一旁的王貴美也愣住了，「怎麼會這樣？」

學生們當作什麼事都沒發生，仍繼續手上的服務工作。在幫阿公們洗澡的同時，天氣很冷，學生們都說：「阿公！忍耐一下，很冷喔！忍耐一下，我們很快就會幫您洗好了。」

事後，王貴美問那位被打的男同學：「你以後還要不要來幫阿公洗澡？」他毫不猶豫地回答：「要！」這回答讓她好感動！因為在家裡，如果父母多唸他幾句，或阿公、阿嬤多唸他幾句，他可能就受不了了，更何況眼前是位非親非故的老人家？

「原諒別人，就是善待自己」、「理直要氣和，得理要饒人」，原來這位男同學已經背熟了這兩句靜思語，並且身體力行，很自然地表現出來。

除了課本上的知識，王貴美相信這些真正能夠進到孩子內心的靜思語，才是可以讓孩子一輩子帶著走的「禮物」。有一次，有位阿公在做復健時，鼻涕和口水直滴下來，隨侍在側的一位男同學看到了，馬上用衛生紙很輕柔地幫阿公擦乾淨。王貴美被

這一幕深深感動，心想：「有多少人能夠做到這樣？」但這些學生在與人互動時，所表現出的那份體貼，令她非常讚歎。

「教靜思語不是當作一句好話來教，而是在他真正遇到境界來的時候，是不是用得上？那才是最重要的。」王貴美平常在引導孩子的時候，無不都是讓他們轉念：「因為靜思語是讓每個人從不同的角度去看待事情，其中如果有一句拿來受用了，它就是妙法。」

「我的媳婦是您的學生呢！」聽到學生的婆婆說這話時，很是得意的樣子，令王貴美感到相當欣慰。畢業前，她送給每位學生《靜思小語》當作「嫁妝」，期待的是學生畢業後不管走到哪裡，都人見人愛，在每個需要他們的地方發揮良能。



書局裡的靜思語

文／張麗雲

一九九〇年的某一天，洪妙禎像往常一樣，送女兒去學琴後，順路到附近的書店看書。一踏進書店，赫然看到靠近門口的書架上，一張海報明顯地寫著：「本週排行書榜——《靜思語》：證嚴法師著」，她感到很好奇，心想：「我看了那麼多林清玄的佛學著作，怎麼從來都沒聽過《靜思語》這本書？」

她好奇地隨意翻看——「要用心來轉境，不要讓心被境轉」、「生氣是短暫的發瘋」……發人省思的幾句話，鮮明地在她眼前跳躍著。她繼續一頁一頁地翻，「有意思！有意思！這就是『靜思語』喔！很白話，可是說得很有道理呢！」她一面咀嚼著每一句話，一面喃喃自語，懷著振奮的心情，將書買下。

「我明天到學校，就選一句讓孩子抄在聯絡簿上，讓他們帶回去跟家長分享，太棒了！」她愈看愈歡喜，滿心期待明日趕快到來，盡快跟孩子分享。

「不過……證嚴法師？」在回家的路上，邊騎著車，邊想著書本封面寫的「法

師」而感到很納悶：「我聽過人家說『師父』，卻從未聽過『法師』？臺中民權路……好，我下次去他們廟裡看看，至少還可以請本《大悲咒》回來。」她很喜歡《大悲咒》，一心想著到證嚴法師的「廟宇」去請本《大悲咒》。

「小朋友，老師今天抄一句很棒的話給你們喔！」隔天，下課時間已快到，老師照例要讓孩子們抄聯絡簿，洪妙禎總覺得心情特別好，「咦？我今天好像還沒生氣過耶？」

一直以來，她求好心切，凡事都要求完美。不論是寫作業，或是清潔比賽，都很嚴格地要求學生做到最好，一旦不如她意必定以棍子伺候，孩子雖然被管怕了，但痛一下也就過了，隔幾天，壞習慣又照犯，有時候洪妙禎也會感到很無力，內心很悵惘。

「『生氣是短暫的發瘋』，你們跟著我唸一遍。」她話一說完，有的孩子已在竊竊私語，偷偷地笑著。

「你們笑什麼？有什麼好笑的？」

「……」沒有孩子敢回答。洪妙禎像平日上課一樣，有點命令似地要孩子們趕快

抄，收拾起書包，排隊放學了。

「不要吵！」同學們鬧哄哄地，洪妙禎習慣性地喊了一聲，猛一抬頭，一群孩子正注視著她。

她立即將臉轉回黑板上，「生氣是短暫的發瘋」耀然地掛在眼前……

「好了，好了，對不起，你們要乖乖排隊，不要惹老師生氣。」

還有一次，一位學生沒做好作業，還有點吊兒啣當，她看了很生氣，氣一上來，順手就拿起講桌旁的棍子，並要這孩子到講臺前。只見這位學生不慌不忙地走了過來，洪妙禎想：「奇怪了，今天這孩子變啦！竟然一點也不怕我打他的樣子！」

這位學生一走近，劈頭就說：「老師，您不是說『君子量大，小人氣大』？」剎那間，她像是被電到，頓了一秒鐘，回神一想：「對啊，這不是我每天在對孩子說的話嗎？怎麼自己卻沒做到呢？」心裡這麼一想，怒氣便消了，她改以柔聲地勸孩子回去補寫作業，有問題再問同學或問她。

這時，洪妙禎發現，「靜思語」已慢慢印入孩子的心，對她自己也很受用，可以隨時提醒自己的行為。

「我應該來跟其他老師推廣。」有了這個想法後，她找來了班上的科任老師盧春安。她向盧春安表示自己很喜歡這位「法師」，很想捐錢「添油香」。

「他每講完一章節經文，就會說一句：『凡事要多用心啊！』我去臺中分會買了六卷他的《靜思晨語》和四卷其他的錄音帶，一個下午就聽完了，非常歡喜，連晚飯都沒煮給婆婆和老公吃呢！」盧春安看她那麼嚮往，就介紹一位在學校當大愛媽媽的慈濟委員陳淑敏與她認識。

認識陳淑敏的第二個月，洪妙禎應邀搭乘慈濟列車前往花蓮靜思精舍參訪。在車上，也是慈濟委員的鄭秀雲老師分享，精舍常住師父們自力更生、刻苦克難的生活點滴，讓她很震撼。回來後，積極地投入募款，隔年（一九九一年）即受證，成為上人的座下弟子。

受證後，心中總感覺有一股強有力的聲音在敦促著：「我應該邀請更多的老師來投入。」當時，陳美昇老師也在北區發起教聯會。洪妙禎與中區總幹事劉阿照商量，希望邀請更多老師來參加教聯會，得到她的大力支持後，於是她和盧春安等幾位老師，每個星期六中午一下課，便騎著機車直奔當時還是日式房子的臺中分會會所，討

論如何接引老師。

「盧老師，快幫忙想想看，我們要如何帶老師們共修啊？」

當時，並沒有一定的共修模式，洪妙禎很擔心好不容易邀到的老師，會因為學不到東西，而不再來。

「不然……我們先帶大家禮拜《法華經序》，然後心得分享《靜思語》，如何？」腦中閃過一點頭緒，她問問在座幾位的意見。

「太好了！那我們就先這樣做做看。」老師們分享在班上推靜思語的心得，讓他老師也可以學著做。每週末輪流分享，一個邀一個，希望愈來愈多老師參加。

可是一段時間後，來過的老師並不一定會繼續來，洪妙禎又急了。「這樣也不是辦法，不如……對啊，我們是不是來辦一次研習營？」

「對！老師的求知欲都很強，辦專業研習也許有用！」於是大夥兒集思廣益，辦了中區第一次由教聯會發起的「輔導知能研習營」，由洪妙禎負責規劃課程，邀請不同領域的專業教授來分享，並在課程中加入兩、三堂慈濟人文課程。

她向救國團商借場地，謝西洋老師製作一份明信片大小的邀請卡，上面印著密



臺中向上國中慈少班活動，洪妙禎邀請同學分享心得。

攝影／簡鴻海

密麻麻的課程內容，讓老師們邀請學校的老師，或由志工們到自己孩子的學校去邀請。最後總共來了六十幾位老師，大家的信心因此大增。

有了第一次辦大型活動的效果和經驗，洪妙禎想積極規劃一次戶外活動。當年，因為半年多沒下雨，大甲溪上游的溪流已出現乾涸，由於教自然科對環境的敏感度，她覺得應該種樹救水源，所以，想帶老師到大甲溪上游種樹。她聯絡大甲溪生態環境維護協會，請他們提供櫟木、樟木等三千顆樹苗，那天老師來了不少，並陸續加入教聯會。

「辦大型活動比較有效喔！」幾位老師非常興奮，妙禎也更有信心。中秋節剛過，

民眾在石岡水壩附近賞月後遺留下的垃圾，堆積如山，洪妙禎計畫邀請老師們去淨山。

三部遊覽車載著老師，浩浩蕩蕩花了一個小時，撿了一百零一個大型黑色塑膠袋的垃圾，老師們都認為這次活動成果是一部撼動人心的生命教材，值得與學生分享。這也是後來促使洪妙禎積極在學校推廣環保的契機。

為了接引更多的老師，她的心思都花在如何辦更多的活動，其中雖曾碰到一些反對聲浪，讓她在夜裡哭了好幾回，還好有總幹事劉阿照的鼓勵，她才得以一步一步地往前邁進。

回首當年，一段從無到有的拓荒期，洪妙禎覺得受益最多的是自己，她希望能讓更多的老師運用上人的法來教育孩子。在接任慈濟中區教聯會總幹事後，她也帶領教聯會老師在九二一慈濟的援建學校裡，推廣「靜思語教學」長達一年，影響很多老師和校長積極投入慈濟，帶動中區教聯會第二波的成長。

TZU-CHI FOUNDATION



第二堂

靜思語開講



好話連篇

文／羅世明、沈昱儀

「當我們談好後，我就說這本書可以賣五十萬本到一百萬本，他們兩位同時哈哈大笑說：『何師兄，你是外行人，這是不可能的啦！出版業如果能賣到兩萬本，就是暢銷書了！』」

二〇〇九年慈濟委員何國慶在「靜思智慧語 好話二十年」系列活動中，回想起二十年前，與慈濟基金會王端正副總執行長及前《中時晚報》社長，也是第一本《靜思語》主編的高信疆先生三人，一起討論發行證嚴上人《靜思語》一書，兩位出版界的前輩哈哈大笑的情景。

二十年後，何國慶開心地說：「還是我的看法對了！」

因為從證嚴上人智慧法語結集而成的《靜思語》，文字淺白，老少皆能朗朗上口，其中蘊藏著一輩子也學不完的人生道理；從生活的小細節，啟發生命的大智慧；從隨機問答中，點醒世俗的迷惑。《靜思語》讓無數人在徬徨時有了依靠、在昏暗裡

發現明燈，在困頓中找到轉機。

《靜思語》迄今發行已超過三百四十五萬冊，包括中文、簡體中文、日文、韓文、印尼文、泰文、越南文、英文、西班牙文、法文、德文等十一種語言版本，證明了這種建立在人性真實需求上的價值，是一種普世的需求。

而在臺灣，《靜思語》發行的這一年，靜思語「好話」在學校教學上的價值，也開始被發現。屏東大同國小尤振卿老師，在這一年裡收到第一份《慈濟道侶》，他發現上面的「好話」，可以運用在學生的品格教學上。陳美羿老師也將上人的「好話」書寫成一張張的「拾寶」，提供給慈濟筆耕隊的學員省思，隔年北區天母國小蕭春梅老師加入筆耕隊，開始將「拾寶」裡的「好話」，運用在教學上。

於是「靜思語教學」出現了，並且隨著教學上的需求，「靜思語教學」的講義、出版品也慢慢出現，如尤振卿的《慈濟小菩薩班刊》、駱純美的「好話教案」、吳秀英的《春風化雨》、林慎的《諄諄教誨》等等。其中又以吳秀英老師的《春風化雨》最具影響力。

一九九三年吳秀英第一次聽到蕭春梅「靜思語教學」的分享，回去之後開始把靜

思語分類融入教育部「生活與倫理」課程的中心德目裡，每日抄一句靜思語給學生省思。因為成效良好，她乾脆花一年的時間，整理出一本靜思語教學講義，取名《春風化雨》，提供給需要的老師運用，結果書一出版，大受歡迎。隨著她在全臺灣密集演講，座無虛席，這本書也跟著廣泛流傳，自己印製送人，加上他人拿到後翻印，整個流通量十分驚人，成千上萬位老師都受到這本教材的啟發。

此時，新竹有一對小學教師——呂素琴和古宏深，因為參加教聯會，社區的張美惠老師送了他們一本吳秀英編的《春風化雨》。有老師發現書中沒有故事輔助說明，不容易立即上手教學，請呂素琴幫忙。呂素琴自認是一位愛說故事的老師，估量自己腦海中至少有超過五百個故事，她打算用故事結合《春風化雨》書中的每一則靜思語，讓這本書在教學上更好用，於是先打電話給素未謀面的吳秀英；吳秀英很爽快答應讓她使用，並且把手邊的故事也一併提供給呂素琴，後來這本書就成了吳秀英和呂素琴共同著作的《妙語生華》。

那一年，臺北市建安國小的林肇音老師，帶著學生生活潑動人的「靜思語圖畫」創作前去花蓮拜會上人。上人感受到孩子單純美好的心靈，告訴林肇音，希望教聯會可

以舉辦教學成果展，讓大家藉由交流而有更創新的教學成效。

當時「靜思語教學」正如雨後春筍在校園啟動，補教界的陳乃裕老師這一年剛接任慈濟教聯會總幹事，眼見相關出版品不斷，眾多的教師在聽過演講分享後，開始嘗試教學，感受到「靜思語教學」未來的發展可期，他想要全力推動。

「何不辦成果展呢？」在一次的幹部會議上陳乃裕提出了他的想法，希望透過彼此交流觀摩，大家的教學能夠更進步。同時，他也想知道，到底有多少老師個別在做「靜思語教學」。

大家雖然支持陳乃裕的意見，但不免有人擔心：「大家都這麼客氣，會有人敢拿出來嗎？」

「只要你敢把作品拿出來，我們就找牆壁給你貼，沒有牆壁我們都會去借牆壁來。」陳乃裕以堅定的口氣回覆大家。

在陳乃裕堅定的意志下，一九九六年二月五至六日，第一次「靜思語教學成果展」在臺北分會開展。內容包括老師們研發的靜思語教材書、教學技巧與班級經營；還有學生的靜思語作文、書法、圖畫、漫畫、靜思語聯絡簿與親子作業；更有家長的

迴響心得等都羅列其中，一張張成果海報貼滿了牆壁，連移動式的看板都用上了。幾次之後，參展的老師數量愈來愈多，展場更是換到有一千多坪大的汐止聯絡處。

在一連串的成果展中，發生了一件插曲，觸發了後來《大愛引航》這本書的編輯出版。有一次陳乃裕邀請臺北市教育局副局長單小琳來參觀，在她要離去的時候，突然好意地對陳乃裕說：「你們的靜思語教學，其實沒辦法登大雅之堂。」陳乃裕聽了思索了一下，卻無法回應什麼，畢竟對方也點出了一個事實，成果展只是每位老師的各自呈現，缺乏有系統的整合表現；但換個角度，陳乃裕心想：「另一個意思就是說，我們應該要往能夠登大雅之堂的方向去努力囉！既然是這樣，我們就照著教育部相關規章來編書嘛！」

於是陳乃裕向呂素琴、古宏深提出他的看法，正好呂素琴也感覺到，如果能依照教育部出版書籍的規定去編寫，就有機會獲得教育部核定為正式教材，讓更多孩子能夠接受到這樣的品格、生活教育，而且老師們也不必利用課外的時間來帶「靜思語教學」了。

不過，這構想在剛編好第一套「靜思語教學」教材，準備出版時就遇到了困難



每次的「靜思語教學成果展」，總是會吸引許多教師前來觀摩、學習。攝影／林宜龍

TZU CHI FOUNDATION

——教育部編書的規定又有修改。陳乃裕和呂素琴感覺，這樣下去不是辦法，花錢、花時間，卻永遠趕不上教育部的變化。他們決定，要照自己的標準來編，把品質顧好，未來再尋求教育部事後的認可。

於是一個前所未有的「靜思語教學」編書計畫出現了，經過靜思語教學成果展的歷練，老師們不斷從別人的創意教學觀摩中，激盪出更多教學的想法，整體提升了大家「靜思語教學」的能力。陳乃裕覺得已經蘊釀了足夠的能量，來推動更大規模、更全面性整合的編書計畫。

這套事後由上人選定命名為「大愛引航」的靜思語教學教材，由呂素琴、古宏深擔任主編，整合「靜思語教學」老師各種創意的教材、方法，陳乃裕全力支持推動，協調全臺灣「靜思語教學」老師，一起投入共同研發教學、編輯出版。

《大愛引航》原始架構參考自《春風化雨》，每則靜思語再放入故事說明；另外，呂素琴也參考林肇音設計的學習單，以及活潑生動的教學方法，最後再綜合歸納成為：體驗、故事講述、省思、靜思（心得）、生活實踐等五個活動內容。

如此規劃，是希望在境教的實做「體驗」中，瞭解某一句靜思語的涵義；利用「故事」情節的內容，設計「省思」問題，引導學生反觀自己，藉由推理和判斷的過程，達到價值觀的澄清；然後藉由同儕領悟的「心得」，啟發學生，幫助他聯結起自己的經驗，找出如何將那句靜思語，正確「實踐」在日常生活中的方法。

這是一本為培養學生品德、人格教育而編的書。為了研發、蒐集這套教材的內容，《大愛引航》動員了兩百多位的老師，以一年的時間，分上、下學期採用這套模式試教，最後再整理試教成效卓著的內容，以及值得典藏的學生體驗「靜思（心得）」，放入書中。

一九九九年五月，這套集眾人智慧、人力，以嚴謹過程編輯完成的《大愛引航》一至六年級教材終於出版了，短短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就已售出了七千套，每套六本裝，共計四萬多本，堪稱為「靜思語教學」集大成經典之作。雖然迄今仍未能獲得教育部認可為正式教材，但卻被廣泛運用在慈濟教育團體——教聯會、社區親子班、兒童班、慈少班、大愛媽媽成長等各種教學、活動中，為社會的品格教育養成，提供一股源源不絕的動力。

TZU CHI FOUNDATION



媽媽老師的精力湯

文／陳淑貞、潘俞臻

「林老師！您家怎麼了，是開補習班喔？」

「沒有啦，是我把學校的孩子帶回家來啦！」

「哇！您真有『美國時間』（空閒時間）耶！」

每到假日，林金拔常常會帶學生到家裡來過夜，鄰居刚开始看到總覺得不可思議，但對林金拔來說，卻是非常自然的事，因為她早已把這群孩子當成自己的心肝寶貝，而且來家裡過夜，可不是來吃喝玩樂，反倒是孩子們生活教育的大驗收。

林金拔採男、女分梯，每週六位，讓每一位小孩都有輪到的機會。從進門脫鞋子、書包的擺放、自己洗餐盤、拖地……一點都不能馬虎，主要是驗收孩子本身生活的自理能力；即使來到老師家，該做的事情還是要做。六個人一起做功課、忙家事，陪老師散步，雖然是生活秩序的大驗收，但每個孩子都覺得「好享受」呢！

「會不會有人以為我們都是老師的孩子？」

「可是他們也會懷疑，這個老師怎麼生的？一下子生了六個一樣大小的孩子！」孩子們和她在公園散步時交頭接耳的對話，讓她聽了啼笑皆非。說他們不是自己的孩子，事實上卻像自己的孩子一樣親。「老師心，媽媽的心」這也是林金拔從「靜思語」學到的道理。

一九九三年，當她第一次聽到那些「靜思語教學」老師們的分享，整顆心就被觸動了：「教書怎麼可以教得這麼快樂？可以把孩子帶得這麼好？」於是就許下一個願：「回到學校，我也要開始教『靜思語』。」

帶著兩本《靜思語》到學校，裡面簡短的話語，卻讓她覺得道理很深，「我怎麼有辦法教會孩子這些道理？」林金拔感到十分苦惱。後來，她才發現，自己必須先內化這些靜思語，才能用最簡單的方式，找到與生活、習性有關的聯結，然後再將靜思語帶進來；因為這些靜思語，不是拿來寫的，也不是拿來背的，而是必須落實在生活當中，和生活串聯在一起。

於是，為了教一句靜思語，她用心去找畫冊或故事書，有時候一些「新聞報導」，也兼具警惕與教育的意義，她也會拿來引用，甚至從小朋友平常生活中的一些

偶發事件，富有教育意義的，也融入《靜思語》教材中。

剛開始，家長不免懷疑：「奇怪！課內的不上，上到課外去了？」甚至有些家長會說：「你們老師真囉嗦，今天要你拖地板，明天要你洗碗筷；今天要你搥背，明天要你說故事……」林金拔認為，雖然《靜思語》不是一門正式的課程，但它卻是孩子生活、品格教育非常重要的內涵。像「多做多得，少做多失」，就是鼓勵孩子要多做事，從做中去感受體會一些做人、做事的道理。

推動兩年之後，林金拔發現，過去她只曉得一成不變地要求學生，卻讓自己長年生活在緊張、不快樂的日子裡，惹來一身的病痛。現在她不再把孩子的成績擺在第一，而把他們的生活自理能力和歡笑聲，當作自己最大的成就。現在孩子的進步，不再是老師故意安排、逼迫的結果，而是來自他們自發的努力，尤其讓她感到欣慰的是，從教學生活中獲得快樂，身體也恢復了健康。

從教室內貼滿「榮譽榜」可以看出，孩子們現在個個是「做事高手」、「貼心小天使」、「微笑小天使」，教室裡充滿了歡笑聲，宛如快樂的小天堂。從獲得「榮譽榜」的孩子中再選出「榮譽小天使」，可享有到老師家住一晚的資格。孩子們都很努



每次學生到家中住宿，學習生活自理，也是林金拔老師的創意教學。攝影／林炎煌

力爭取這項榮譽，也會用心做好每一件該做的事情。

常聽上人說：「沒有教不會的孩子，只有找不到方法的老師跟父母。」林金拔深信這句話，更以「老師心，媽媽的心」，走入孩子的世界，帶動他們一起成長。

在一次志工早會上，林金拔聽到上人呼籲：「當老師的，雖然平常在學校沒有時間去做好事，但是要做好事就是在『在工作中做好事』。」這一番話，讓她想起自己班上的阿山。阿山出身在一個單親家庭，跟著爸爸一起住。爸爸不管他們的生計，每天就是放五十元在桌上，給他和姊

姊買早餐。如果哪一天爸爸忘了放，那麼阿山和姊姊就只好餓肚子上學了。

只要看到阿山哪天又沒早餐吃，林金拔心裡就很難過。聽完上人開示後，她決定要幫阿山解決有一餐沒一餐的問題。

「阿山，以後你的早餐不用在家裡吃，到學校來，老師幫你準備。」

隔天，林金拔從家裡帶來早餐和她親手打製的果菜汁精力湯，端到阿山面前。突如其來的早餐，吸引全班小朋友的注意，當他們知道這是老師特別為阿山準備的早餐時，大家開始喧鬧了起來，七嘴八舌地向林金拔抱怨：「老師！我們也要喝！」

「好！好！好！」聽到孩子們純真的話語，林金拔當下便答應了。有些孩子早餐是帶來了，卻因為下課貪玩，顧不得用餐，一個上午下來，沒吃的早餐就擱在桌上，往往一不小心就被打翻，弄得滿地都是，這時，當老師的就必須拿拖把處理善後，也是很麻煩的事！

所以她乾脆向全班四十幾個孩子宣布，以後每天上課，她會幫大家準備果菜汁，孩子們歡聲雷動。

這件差事答應下來，說不累是騙人的。剛開始提供精力湯的時候，林金拔還抓不

到竅門，每天早上五點就得起床，開始洗菜、整理水果，打汁，然後再一罐罐裝起來，前前後後差不多要忙上兩個小時，直到七點多，東西整理好才能去上課。

有時候因為慈濟活動實在太多，晚上開完會結束時已很晚，深怕隔天太累會爬不起來，讓她壓力很大。有一次真的受不了，決定偷懶一次，沒想到隔天到學校，學生就跑來說：「老師！我今天還沒喝果菜汁」被學生這麼一問，她羞愧得差點答不出話來，只能說：「對不起！我昨天太累了，沒辦法打果菜汁。」

自從那次以後，她就不敢再偷懶了。因為林金拔明瞭，如果老師自己本身沒有說到做到，將來要怎麼跟孩子講道理呢？因此，往後如果知道晚上有會要開，她總會在下課回來就先把果菜洗乾淨、整理好，隔天一早只要切塊就可以直接打汁了。

透過持續不斷提供果菜汁給孩子的過程，林金拔也跟孩子們培養出一分濃得化不開的情感，讓大家都覺得上課好開心！而「老師的精力湯」從第一杯開始到最後一杯，竟也持續了十一年之久，直到她退休才停止。

退休前一天，林金拔和學生話別。孩子們問她：

「新老師是哪一位？」

「我會請校長找一位比我更好的老師。」

「不可能啦！除非校長能請到師公上人，來當我們的老師。」學生萬分捨不得老師離開。

雖然臨別前，師生有不准哭的約定，但說著說著，大家的心緒還是忍不住潰堤，「不管了！」全班乾脆關上所有的門窗，一齊哭個過癮……

TZU CHI FOUNDATION



動力火車頭

文／張明玲

一九九二年歲末，強烈大陸冷氣團籠罩，寒意陣陣逼人，萬家燈火吹起熄燈號後，大地一片沉寂，此時人們早已進入夢鄉，駱純美卻還在挑燈夜戰。

她目不轉睛地盯著電腦螢幕，生疏地操作著這有如另一個世界的產物，緊閉的唇瓣間透顯著專注，強忍睡意的臉龐掩不住優雅氣質，儘管敲鍵盤的速度緩慢，但她深信：只要繼續堅持不懈，桌子另一端的列表機，定能和她熾熱的心窩接通頻率，印出一份「好話教學」教案。

隔天一早，駱純美神采奕奕地走進校園，臉上全然沒有留下熬夜的痕跡。上「生活與倫理」課時，她對著班上四十個學生說：「我是你們的老師，老師也有一位老師，我們稱他上人……」

「老師，那我們要叫您的老師什麼？」國小二年級的學生天真地提問，引起全班竊竊私語：「老師的老師，好酷喔！」

TZU CHI FOUNDATION

「你們要稱呼他師公上人，在你們看不到的地方，師公帶著很多好人，默默在做許多感人的好事。你們也要期許自己做一個手心向下，幫助別人的人。」駱純美看著學生們似懂非懂的神情，轉身在黑板上寫下給孩子們的第一句靜思好話：「普天下沒有我不愛的人。」

寫畢，她以說故事的方式，講述了蘇聯解體，外蒙經濟困頓，許多外蒙的孩子在零下四十度的冰天雪地裡，飢寒交迫，不是凍死就是餓死，亟需各界伸出援手。

「你們雖然還小，但可以省下零用錢，少吃一個漢堡，少買一瓶飲料，將愛心化為行動……」

「老師，他們好可憐，我有一隻豬公撲滿……」

「老師，我可以捐漫畫書給他們看嗎？」

「老師，以後我不要再喝可樂了，這些錢就可以救他們……」

同學們你一言、我一語紛紛搶著發言。這次名為「小朋友來救小朋友」的活動，除了孩子們愛心如流，學生家長也熱烈參與，親師生同心協力，初次體驗到助人的美好滋味，無形中也啟發了大家的慈悲心。

自此，駱純美體會到實施好話教學，受益最多的其實是自己。一九七九年初執教鞭，她就一直抱持著，「孩子怕我，表示我善盡職責，夠嚴格。」在嚴格的教學方針下，學生學科成績表現優異，但高壓手段下的孩子，並未發自內心遵守常規，只因害怕受處罰而表面聽話，一旦老師不在教室，秩序便一團混亂。

這次的成果，讓駱純美更加堅定推廣靜思語的決心。一九九一年暑假，初次見到證嚴上人，看到上人單薄的身軀，心裡惦念的、口中開示的，卻都是「如何去援助苦難眾生」，駱純美深刻感受到上人肩頭上的千斤重擔：「這些事不應該由上人一人來承擔！」她發願要幫助上人。一九九三年，慈善、醫療、教育、人文四大志業正推展到教育志業，於是，林雅美及紀靜暘推薦由駱純美及陳乃裕共同推動教聯會。

好東西與好朋友分享，正符合駱純美的個性，何況，推廣靜思語等同傳達上人的法語，何樂而不為？因此，她將在慈濟的所見所聞，以及和學生分享靜思語視為自己的責任。她每天請孩子在聯絡簿上抄一句靜思好話。

「小朋友，今天的靜思好話是，『心美看什麼都順眼』，老師來講一個老榮民與胖媽媽的故事……」



駱純美的創意靜思語教學，帶給學生無數快樂、美好的回憶。照片／駱純美提供

駱純美說，有位老榮民娶了不聰明的胖太太，大家以為他會很無奈，沒想到榮民每天都很歡喜，逢人就說：「我太太有很多優點，既不會和我吵架又不會亂花錢，讓我有個溫暖的家……」

說完，她鼓勵孩子主動去發掘別人的優點，「小朋友，回去後，想一想你的兄弟姊妹有哪些優點，將它寫下來，發現一項優點可以得到十分……」

「老師，我妹妹很討人厭，她沒有優點，我要怎麼寫？」這個學生的媽媽曾向駱純美抱怨，孩子在家常與妹妹爭吵不休，搞得雞犬不寧。

駱純美笑了笑，要大家將黑板上的好話「心美看什麼都美」大聲再唸一遍。隔天上課，沒想到這個學生搶先要求分享，「我妹妹會自己洗澡、洗

臉、刷牙，媽媽累了，她會幫媽媽捶背……」他一口氣說了十五項，最後，還露出自信的神情說道：「妹妹有這麼多的優點，我好喜歡她喔！」

從這一天起，班上有了「優點轟炸時間」，大家選出一位優點寶寶，同學輪流說出他的優點，當大家將同學的優點「轟炸」出來時，大夥兒的感情愈來愈好，「善解、包容」的心也漸漸被啟發。

親師生的轉變，經過口耳相傳、交流分享，學校的老師如獲至寶，爭相要求索取「好話教學」教案的電子檔。向來不藏私的駱純美，甚至深入他校宣導，將她的心得與經驗毫無保留地分享給周遭的人。一場又一場的教師茶會、教師讀書會、教師學佛營及教師訪視之旅，在駱純美的帶動下如火如茶地展開。

這一天，駱純美帶領「五常國小靜思吟唱隊」的學生浩浩蕩蕩遠赴花蓮表演，回到臺北天色已暗，確定孩子都已安全回家，才放心地拖著疲憊的身軀繼續挑燈夜戰；她熟練地敲著鍵盤，睡眠惺忪的臉龐依然掩不住優雅氣質。深夜，桌子另一端的列表機再度嘎嘎作響，送出一份「教聯會關懷瑞芳感恩戶之旅」的企劃書。

駱純美就如同動力火車頭，又將帶領大家投入另一趟沒有終點站的旅程……



老師，不准考試！

文／蔡翠容

身材嬌小的李美金仰著頭在黑板上寫著自己的名字——李美金，粉筆摩擦黑板發出「噤——噤——」的聲音，她轉過身說：「各位同學，暑假結束了，我是你們五、六年級的導師……」李美金放下手中的粉筆，看著講臺下萬頭鑽動、交頭接耳的學生，她笑了一下，這樣的「考驗」對她而言，已不是第一次了。

「比較高的同學往後面排。」朝會時間，李美金站在隊伍的前頭，叮嚀學生們依身材高矮整隊；隊伍的後端，她看到一個身材高壯的學生，雙眼注視著她，並舉起右手在頭頂上比畫了一下，再往前指著她，隨後把手掌往下壓，一臉挑釁的神情……李美金明白學生的動作，她露出無比燦爛的笑容，也以手勢指著自己的頭，她的神情清楚地傳達給學生——「要比我這裡。」

幾個月過去了，這個新班級沒有特別脫序的行為，時光就在孩子們朗朗的讀書聲與嬉鬧聲中，一天天地過去，她覺得自己彷彿天生就是當老師的料。

「各位同學，大家要開始學背課文。同學兩人一組，明天互相考試，兩個人都要會背，才算通過；沒有通過的話，通過的人要留下來，陪同組同學背到會。」臨下課前，李美金叮嚀學生們要將國語課文背誦牢記。

「為什麼要背？教育部有規定要背書嗎？我不要背！」教室後方傳來不悅的喊叫聲，她循聲看過去，「又是張旗！」李美金有些不悅，覺得這個學生有點「難搞」。「因為我兒子讀國中時要背很多科目，很辛苦，你們現在開始練習背，以後讀國中才會輕鬆。」李美金望著張旗，試圖耐心地解釋著。

張旗不愛唸書，但是如果通不過背書這一關，同組的同學就要跟著他留下來「陪背」，他對於這種「連坐」的方式很不能認同，但是為了不要拖累同學，他痛苦地考了三次才通過這一關，但是不滿的情緒已經高漲。

這一天，國樂比賽合奏練習結束，回到教室上課，李美金對全班宣布要進行複習考試，為即將到來的月考做準備。「不可以考！」張旗馬上大喊，他選擇拒絕考試，竟然還離開了教室……

「你的椅子沒有收進桌子底下，進來收好。」李美金氣得吼他。

張旗走向教室，用力地讓椅子「叩」一聲地靠著桌子，隨即走向李美金大聲地嘶喊：「做老師有什麼了不起？說要考就可以考？考什麼考，考個『屁』！」

「啪——」李美金舉起右手，重重地落在這個個頭比自己還高的孩子的臉頰上，她怒不可遏地說：「我要替你的父母教訓你；替你的祖宗八代教訓你；替中華民國教訓你，你這麼沒有禮貌……」一向備受家人寵愛的張旗，不可置信老師居然打他一個耳光，深感委屈地嚎啕大哭；李美金以顫抖的聲音對他說：「老師不應該打你，打你是老師不對，但是，我要讓你知道這樣的行為是不應該的，要你永遠記得。」李美金並要他打電話請父母到校，她要當面向家長致歉，她也向校長報告，會為此事負責。

隔日早，張旗與媽媽在教室裡等候。「老師，我是特地帶張旗來道歉的。」任職於教育部的張媽媽，要孩子當面向老師道歉，接著說：「老師，妳愛他才會教他。」

因為教學認真，李美金總是被派任為資優生的班導師，然而聰明的學生總是有令人意想不到的行為與想法，每每考驗著她的耐心與智慧，她期許自己能夠加強孩子們的品格教育，因為她知道「成績」不代表一切。

一九九五年，過完暑假，孩子們升上六年級，那天學生都感到老師似乎心情特別



李美金完全融入與孩童互動的情景。攝影／蔡宗發

好，她站上講臺，連珠炮似地說：「昨天老師去參加一個茶會，我有得到很多寶物，你們想知道不知道？」原來李美金參加了慈濟志工舉辦的茶會，在茶會中她翻閱了一本記錄慈濟志工吳秀英老師將證嚴法師「靜思語」用來教學的書——《春風化雨》，她深受感動，第二天便迫不及待要和學生分享。

「『口說好話如口吐蓮花，口說壞話如口吐毒蛇。』我覺得這句話很好；因為，我們班有很多人喜歡取笑別人。」教資優班的李美金知道孩子們競爭心重，喜歡比較、計較，而時常口出惡言；當她讀了靜思語如獲至寶，就此展開了在班上的靜思語教學。

「老師，張旗今天吐了三條毒蛇。」上課

時，學生舉手向老師「告狀」，張旗承認自己的錯誤後，依老師的指示將所說的「毒蛇」條列下來，並向同學道歉；「老師把你的『毒蛇』放在抽屜裡，看你還會不會再說這樣的壞話。」張旗揮動著雙手直嚷著：「不會了。」後來，張旗經常走到她身旁輕聲地說：「得理要饒人，理直要氣和。」

畢業典禮這一天，張旗拿著一束紫色鬱金香，跑到李美金面前說：「阿母，這束花送您。」

「為什麼叫我阿母？」李美金很是驚訝。

「您說一日為師，終生為父；那您是『母』的，所以叫您『阿母』。」逗趣的對話，讓一旁的師生及家長都笑了起來。

送走這一屆的學生，緊接著又是一群同年齡的孩子們，接受李美金的諄諄教導。

總有家長打電話到學校，問起校長：「為什麼李美金老師教的學生，回到家來都會洗碗、做家事、會講好話？怎麼學靜思語的孩子，都很乖？我孩子的班上可不可以也教『靜思語』？」

校長也只能回應：「靜思語是老師自願教的，學校不能強迫老師啊！」而私下校

長也會拜託李美金幫忙推廣、鼓勵學校老師們進行靜思語教學。自一九九八年至今，敦化國小每週都透過校內的「兒童電視」播講「靜思語故事」，學生們也做「靜思語」的「生活實踐」記錄，把靜思語落實在生活中。

二〇〇三年，李美金申請退休，告別將近四十年的教學生涯；校長無法再慰留，但請她繼續回學校與輔導老師共同以靜思語故事策劃「心靈早餐」課程。

如今在敦化國小的教室裡，仍然可以看到這位個頭嬌小、聲音卻非常宏亮的李美金老師，她依然迎接每天不同的考驗，永遠不變的是她臉上燦如朝陽的笑容與永遠用不完的活力。

TZU CHI FOUNDATION



好話能治病

文／林淑懷、陳瓊玲

「盧老師您好！我是琪琪的媽媽，特別到學校來看看您！」

「是嗎？」盧春安滿心疑惑，才剛教書不久，為什麼就有家長要特別來看她呢？

「老師，請不要誤會！」琪琪的媽媽堆滿笑容，不斷地讚美盧春安把她的女兒教得這麼好。「我女兒很聽您的話，每天放學回家，總是老師長、老師短地，不停地講，讓我很好奇想來看看，到底您是怎樣一位老師？用什麼方法來教育她？」

盧春安笑了笑，其實她教孩子的方法很簡單，就是不打、不罵，用愛心和讚美來鼓勵孩子。愛的教育得到家長的肯定，讓初入教職的她，獲得很大的信心。

早期的孩子乖巧、聽話，盧春安教起來得心應手。但隨著社會型態轉變，她感覺到孩子開始變了，家長對老師的期許和要求也不一樣了，其他班的老師也發生同樣的問題，愛的教育漸漸使不上力，打罵教育漸漸盛行……

「小珍！如果妳再不寫功課，老師就要罰妳了。」盧春安放學前，對向來不喜歡

寫功課的小珍特別交代。小珍對老師點點頭：「好啦！」盧春安滿意地笑了笑。

第二天上課，小珍一如往常進教室上課，收作業時，盧春安發現，小珍仍然沒寫作業，對於昨天的承諾，完全忘得一乾二淨，根本不把它當一回事。忍無可忍，盧春安心中一把怒火猛然衝了上來……

「妳是說謊的小孩！我要報警，走！」盧春安拉著小珍，急匆匆往教務主任辦公室去。「主任，我要報警，她是一個會說謊的小孩！」主任很清楚盧春安的個性，輕聲幫忙打圓場，轉身對小珍說：「這一次我請老師原諒妳，不打電話報警，但妳回去一定要將作業寫好，好不好？」小珍不解老師為何要生這麼大的氣，仍是單純地回應：「我明天會寫的。」

然而，事情並未因此而圓滿結束，重複的劇碼在教室裡一演再演，愈演愈烈。「孩子們犯錯了竟然不懂得懺悔？被罵的時候為何永遠都是一副不知所措的可憐樣，但又從來學不到教訓？」盧春安心中有無數的問號和焦慮，她愈是急著想把孩子拉回常規中，孩子卻有如橫衝直撞的野馬，讓她束手無策。

束手無策之餘，她開始氣極敗壞地罵學生，罵到聲嘶力竭，不久，喉嚨受傷了。

中、西醫都看了，外加每天一杯濃茶、一杯中藥調製的澎大海、菊花茶，儘管如此，卻無法有效改善沙啞的情況，一週只能勉強維持三天能發聲。盧春安的聲帶受損了，連帶愛心、熱心及耐心也漸漸地消失，剩下的只有無盡的傷心，以及特別容易焦躁動怒的內心……

正當盧春安的教學幾乎走入窮途末路之際，一九九〇年暑假，慈濟中區教聯會洪妙禎老師購買了暢銷書排行榜前三名的《證嚴法師靜思語》送給她。裡面的內容句句都打動到盧春安的心，她反覆翻閱，每天最期盼的，就是開學後，趕快把「靜思語」帶到教學之中。

在實施「靜思語」教學的過程中，每當怒氣要上來時，「脾氣嘴巴不好，心地再好，也不能算好人。」、「理直要氣和，得理要饒人。」這兩句靜思語，總是很快在腦海中浮現，她深深吸了一口氣，然後用溫和的語氣與孩子們互動，不再大聲地嘶吼。

漸漸地，不但治好沙啞的聲音，改善了和學生的關係，孩子逐漸上軌道，家長的態度也改變了，甚至有些已經辦好轉學的學生問她：「盧老師，有其他與您一樣的慈



盧春安歡喜分享靜思語教學的成果。攝影／林昭雄

濟老師在其他學校教嗎？」這樣的鼓勵，讓盧春安重拾教學的熱忱與信心。

在盧春安擔任導師的三年級班上有位女學生張佑亦，在一、二年級時，常常打電話回家說：「媽！我肚子非常痛，老師叫您來帶我去看醫生。」張媽媽確實看到孩子臉色蒼白，常常不是頭痛，就是肚子不舒服，就診後，醫生卻說：「身體並沒有怎麼樣！」

盧春安聽了張媽媽的敘述後，進一步了解佑亦的情況，知道是孩子的學習跟不上其他同學，覺得讀書是一件很痛苦的事，因此害怕上學。為了建立佑亦的學習信心，盧春安不斷地讚美她。有一天，張媽媽特別到學校對老師說：「孩子給妳教過之後，就再也沒打過電話回來說，哪裡不

舒服，要去看醫生了。」

又有一次，盧春安看到這孩子的一張照片，照片中是跳舞的一個姿勢，就說：「這跳舞的姿勢很美耶！」就這樣子，受到老師讚美肯定的佑亦，對自己的舞蹈有了自信，後來考上大學舞蹈系。

盧春安不只用「靜思語」教學，還加上手語歌教唱，佑亦回家後，都會和媽媽分享，不知不覺中，張媽媽也記得不少靜思語。

張媽媽經營自助餐店，有一天，正當很多客人在用餐時，她想到女兒放假在家，便叫著說：「佑亦，洗手檯那裡有抹布，拿來幫忙擦一擦桌子。」佑亦走到洗手檯，用大拇指和食指拿起抹布，卻又迅速地將抹布放回原位，「抹布油膩膩的，我不要。」張媽媽眼見女兒的動作，回答：「妳們老師不是說，雙手完好不肯做事，如同無手嗎？」

佑亦聽到媽媽也學會用靜思語，二話不說趕快洗抹布，走到桌子前，用力地將桌面擦得乾乾淨淨。此後，她不只會自動協助擦桌子，還會幫忙洗鍋子、碗盤等。女兒變得願意主動幫忙做家事，不只爸爸、媽媽高興，盧春安聽了也很安慰。

盧春安不只在學校使用靜思語，對學生理直氣和，讓自己及學生家長都受惠，對家人、朋友、同事也都是如此，因此結了很多善緣。她有感而發地說：「慈悲也要有智慧啊！當初滿懷雄心意志當老師，卻差一點『怨教育以終身』。回想過去還真的要懺悔呢！若沒有走入慈濟，就不會知道『感恩』比『怨恨』容易解決事情，若沒有靜思語，我不知道『理直氣和』比『理直氣壯』教學效果更好呢！」

TZU CHI FOUNDATION

TZU CHI FOUNDATION



第三堂

他人之鏡，反觀自己



靜思語與大姊大

文／程雅雯

「快點！把黑板上的字擦掉！鳳姐快進來了！」竹東國中二十年十班的教室裡，兩位在講臺前嬉鬧的學生，趕在老師進來之前，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擦掉黑板上密密麻麻的暑假作業，彷彿如此就可以將惱人的作業拋到九霄雲外。

門外，學生稱作「鳳姐」的許玉鳳老師，正踩著輕快的步伐走向教室。她回想那天參加「慈濟人文精神研討會」時，吳秀英老師分享小學低年級的「靜思語教學」經驗，好像為她這班集「天使和魔鬼」於一身的孩子，找到未來的一扇窗。雖然小學的經驗不一定適用中學，然而許玉鳳還是興奮不已、躍躍欲試。回到新竹後，她迫不及待買了五十本《靜思語》，篤定地想著，明天一切即將改變。

抱著手中的《靜思語》一踏進教室，許玉鳳看到黑板公布的暑假作業已被擦得精光，而臺下幾位學生正露出調皮得意的竊笑。瞬間，一把火燒光了她的美夢，原本想，幾天前遇到了難得的貴人，還一再向吳秀英老師道謝，讓她找到教學的方法……

空氣在瞬間凝結，眼見按捺不住的烈火即將爆發。

突然間，許玉鳳看到手中的《靜思語》，「難道一切就這樣作罷了嗎？」沉思片刻，強壓住憤怒，轉向學生說：「我們今年還有一項特別的暑假作業，就是每位同學都要閱讀老師手上的這本《靜思語》，然後寫下你們的心得！」顧不得臺下學生一片埋怨聲，《靜思語》就這樣一本本發了下去，而許玉鳳的「中學靜思語教學」拓荒歷程就此展開。

可是，對這群年少輕狂、玩樂擺第一的中學生來說，整個暑假，這本《靜思語》只是被靜靜地遺忘在書包裡，鮮少翻閱。

開學後的第一節課，許玉鳳檢查學生的暑假作業，發現學生對靜思語只是隨便抄寫寫。她不敢大聲斥責學生，因為她其實和學生一樣，也只是將靜思語隨意翻看而已，根本沒有用心閱讀。

要如何教會學生靜思語呢？身為國文老師的許玉鳳，又再想方設法，她靈機一動，就像教國文課一樣，以說文解字的方式，將靜思語的字義講解給學生聽。對一位經驗豐富的國文老師而言，解說靜思語還算淺顯，她覺得可以輕易勝任。

靜思語教學進行一段時間後，有一天，一位身為牧師的家長向許玉鳳反映：「老師，妳這樣教孩子靜思語非常好，我很認同，可是我問孩子這些靜思語的涵義及如何實踐在生活上，他都回答不出來耶！我覺得這麼好的道，你應該要多講一點，好好地傳！」

多講一點？那要講什麼？許玉鳳聽了這位家長的建議後，心中開始思索著。

許玉鳳發覺，孩子的反應就是真實的回饋，當她教學靜思語時，學生總是似懂非懂、意興闌珊，日常行為依舊我行我素，使她省思這樣的教學成效確實有限。於是，她又動起腦筋來，找來班上一位女同學幫忙，希望透過學生間的影響力帶動學習靜思語的風氣。

這位同學留著一頭短髮，十足男孩模樣。她不愛念書，在班上卻有很好的緣，就像是班上的「大姊大」。大姊大的媽媽是六合彩組頭，認為大姊大第六感特別靈驗，常要她報出六合彩的明牌。每次媽媽簽中之後，都會給她大筆金錢作為獎賞。所以，手頭闊綽的大姊大經常請同學吃吃喝喝，不管是功課好的同學或喜歡「講義氣」的同學都喜歡她，也對她敬畏三分。

許玉鳳請大姊大幫忙，每天選一句靜思語抄寫在黑板上。一聽到老師的請求，大姊大隨即推辭：「老師妳知道我不喜歡念書，幹嘛叫我抄啊？」一向和學生搏感情的許玉鳳說：「沒關係！就選妳看得懂的靜思語抄上去就好了。挑最短的也可以啊！」於是，雖不愛讀書卻很挺老師的大姊大，每天開始抄寫黑板，憑藉她的影響力，沒有人敢把黑板上的靜思語擦掉。從此，抄寫靜思語這項重責就成了她每天必做的功課。

這一天，二年十班的教室裡傳來朗朗的讀書聲，同學們正在讀誦〈麥帥為子祈禱文〉：「主啊！我祈求祢，不要引導他走上安逸舒適的道路，而要讓他遭受困難與挑戰的磨練和策勵。讓他藉此學習在風暴之中挺立起來，讓他藉此學習對失敗的人加以同情。請陶冶我的兒子，使他的心地純潔，目標高超；在企圖駕馭他人之前，先能駕馭自己；對未來善加籌畫，但是永不忘記過去……」

許玉鳳問臺下學生一個問題：「你們覺得古今中外，有沒有人能做到像〈麥帥為子祈禱文〉所說那樣完美無缺呢？」她心想，一定沒有同學回答得出來，因為「根本不可能」有這麼完美的人。而她只是想藉這個機會，教導同學這句靜思語：「一個有缺口的杯子，如果換一個角度看它，它仍然是圓的。」



許玉鳳班上的學生，是帶動她靜思語教學成長的最大功臣。照片／許玉鳳提供

正當許玉鳳準備公布標準答案時，平常上課總是神遊的大姊大竟然舉手。她打破了教室的沉默，一臉篤定地說：「老師，我覺得有一個人！」

「哦！是誰？」許玉鳳氣定神閒，正等待著隨時要否定學生的說法。只見大姊大斬釘截鐵地說：「是證嚴法師。」聽到這個答案，臺下學生歡欣鼓舞，齊聲為大姊大歡呼，彷彿他們打贏了一場勝仗。而許玉鳳當場臉色一陣青一陣白，羞赧得冷汗直流。这一幕……當頭棒喝，重重擊醒了許玉鳳，讓她永銘難忘。

許玉鳳慚愧沒有用心體悟靜思語，更別說去實踐上人靜思語的精神。反觀大姊大，因為每天負責抄寫靜思語而有所體悟，所以說出了這個肯

定的答案。歷經這番震撼教育，許玉鳳心想：「真是我欲度眾生，反被眾生度啊！」徹底省思懺悔後，許玉鳳決意有所改變。

許玉鳳對大姊大說：「以後妳不用抄黑板了，從現在開始老師要自己抄寫。」

一九九四年的秋天，竹東國中二年十班為許玉鳳上的這一課，就像黑板上的板擦一般，擦去了她身為師長的驕慢心，也改變了她對「靜思語教學」的心態。慢慢地，一句句的靜思語，成為許玉鳳充滿妙用的生活法典，也激發了她的無窮創意，讓她在設計教案上不斷創新求變，為「中學靜思語教學」樹立良好的典範。

隔年起，許玉鳳在新竹地區陸續推動「快樂兒童精進班」，舉辦「親子成長班」、「慈育青少年班」、「大愛媽媽」等活動。每當遇到挫折與困難時，她總拿起《靜思語》悉心翻閱，在靜思法語的啟發中，找到無窮的動力。



好老師變奏曲

文／葉又華

方美倫懸著一顆心幫學生補習完習，焦急地走出自家樓頂的教室，「沒回來補習是去哪裡了？」她四處找尋女兒。不在客廳，也不在房間，最後只好站在女兒的房裡發愣。腦海中浮現起幾天前，無意間看到女兒和一個B段班的男生手牽手，有說有笑一起散步的畫面。她心一橫，翻開女兒書包，找到一封男生寫給女兒的情書，她頓時驚慌失措。

左顧右盼，總算等到女兒踏進家門，焦躁的心放下了，怒火卻驟然升起……

「這麼晚是去哪裡了？書不好好讀還交了個B段班的男朋友？」她大聲數落。女兒桀驁不遜地瞪著她：「不要看不起B段班的，雖然他們功課不好！」

女兒不但拒絕了所有的課後補習，面對她的態度還很強硬，「砰！」關起房門，任憑她怎麼敲也得不到回應。方美倫氣得直顫抖。

女兒從上小學開始成績就令人擔憂，進入國中後更是每況愈下。一九七一年方美

倫初任教職，擔任臺北市民生國中的英語教師，雖然國民義務教育已經實施第三年，但升學主義和體罰依舊。

初執教鞭的方美倫，時常被提醒師生之間要保持距離，以免老師的權威遭學生凌駕；嚴師出高徒，要學生的成績優異，就得「少一分，打一下」。資深老師展現的威嚴令她害怕與納悶，她曾經替學生爭取權益，卻招來「鼓吹學運」的誤會，讓她備受孤立並付出了考績丙等的代價。眼看學生的成績沒有起色，無奈只得遵行前輩的指示，鐵了心，扳起臉對著講臺下不專心的學生丟擲粉筆。

「只會教學生，不會教自己孩子，還敢說自己是名師！」方美倫偶然聽見同事耳語，心裡頗不是滋味。儘管她教出的學生成績亮眼，成為家長眼中的名師；「名師」二字，雖然標示著她在教學上的光環，也成為綑綁她的枷鎖。

方美倫曾經請教母親：「遇到不愛讀書的孩子該怎麼教？」

母親一副理所當然地回答：「陪他一起讀書呀！」

她似乎心有所悟，於是向女兒宣布自己的每日陪讀計畫，每天扳起臉孔，拾起棍子，把她在學校教「好學生」的看家本領，拿來陪女兒複習功課。女兒卻不願再忍受



大愛電視臺將方美倫親子的故事拍成大愛劇場《春風伴我行》，冷小姐(左)的兒子是方美倫(右)的學生，特地前來參加感恩簽名會，並上臺感恩老師對兒子與家長們的用心。攝影／郭盈志

家庭、學校及補習班三方的挨打生活，她強烈地抗拒，但方美倫從不覺得有何不妥。她從小也是在這樣的環境下成長的啊！小時候家裡的孩子只要犯錯挨打，就會引來左鄰右舍的小孩圍觀，但兄弟姊妹至今還不都是受高等教育的社會中堅分子。

廟裡香煙繚繞，方美倫跪在神桌前雙手合十，眉頭深鎖。女兒日漸叛逆，經常夜歸，她心力交瘁下只好求神問卜。在一九八〇年代，小留學生風氣還未盛行的時代，方美倫夫婦決定遵循算命師的建議，送國中畢業的女兒出國唸書。

她將女兒一整年所需的生活費，一

次存放在女兒的帳戶內，但沒想到女兒招待朋友玩樂，不到三個月就全數揮霍殆盡。「這些錢要到二〇〇〇年才繳得完耶！」方美倫指著帳單上的數字對女兒說，但依然無法改變用錢無度的女兒。數次，她在電話裡雖然答應立即匯錢給女兒，卻氣得猛摔電話。

「一起來教聯會看看吧！」一位好朋友看她不時為女兒煩心，幾次邀她參與慈濟教師聯誼會的親子講座，她在無計可施、半信半疑下終於答應。活動結束後，她買了一本《靜思語》回家，有空時就翻閱。

「為什麼我的命就該如此？」方美倫在公車上默然流淚，她好幾次抽空匯錢給女兒，再急忙搭車趕回學校。她無助地翻開《靜思語》，上頭寫著：「父母對孩子只有義務、只能盡責任，而沒有權利，要多為孩子種福。以母親的心懷來愛眾生，以菩薩的智慧來教育子女，不要太為子女操心，這樣無形中會加重他的業。」她若有所思，連續數月，在《靜思語》的法語中不斷省思，逐漸地，她已不再大發脾氣。

方美倫放下話筒，沉思了一會兒，又重新撥了電話給女兒：「對不起，媽媽還沒有修好……」女兒放下電話，看著母親來信中附上的靜思語，心裡納悶著：「媽媽好

像變了！」

女兒放假回國，發現方美倫「厲害的眼神」變柔和了，心裡的戒備逐漸軟化。兩人時常結伴喝下午茶或慢跑，天南地北地閒聊，女兒才逐漸曉得原來是證嚴法師這位「師公上人」讓自己的日子變得「好過」了。

幾年後，女兒在信裡寫著：

當時明明是我的反叛，您竟能改變自己來面對我，這真是令我「受寵若驚」。因為我看到了您在意我而做的轉變，我也不想讓您失望，也不忍心再丟麻煩給您。也試著告訴您，藏在我心中多年的祕密及想法，試著和您建立一座Bridge。

看著女兒的來信，方美倫兒時的影像竄入腦海……

「媽——我跟妳說喔！今天在學校……」童年儘管時常挨打，但方美倫每天放學回家，總要賴著正準備晚餐的母親，聽她訴說完白天發生的種種，才肯心滿意足地坐回書桌。過去，她自認是個「慈母」，盡一切心力陪伴在課業上受挫的女兒，豈料卻加速女兒更急於掙脫她的掌控，其實女兒比起童年的自己更加孤獨寂寞。

「原來，母親及老師的角色，除了傳授知識，更重要的是為孩子寂寞的內心世界提燈照路！」方美倫向教聯會的同伴分享這段體悟，她決定不要再把女兒所經歷過的不快樂帶給學生，首先，她得先讓自己快樂。每個孩子都是特別的，「不見得每個人都適合讀書，總不能把一朵百合花種成玫瑰吧？」對學生成績的執著逐漸釋懷，她結束了補教事業，再度找回成為好老師的熱情。

投入教聯會超過二十多年來，方美倫成為學生眼中最喜愛的「另類好老師」，不但大力推行靜思語教學，更在二〇〇四年退休後，隨即投入創校才近四年的慈濟中學，為造福更多「好學生」而努力。



小李飛刀的柔情

文／陳慶瑞

「你為什麼罵我三字經？」已經懷孕八個月的李秋月，霍然起身，緊追著剛要踏出教室門口的男學生。

「我又沒有罵妳，我是在罵同學。」

「那你為什麼在罵『三字經』的時候看著我？我要叫你爸爸來學校！」

就這樣，李秋月當著急忙跑來學校還氣喘吁吁的家長面前，狠狠地用教鞭抽打學生手背五下。

李秋月成長在貧窮家庭，父母對她的教育方式是「不打不成器」，這樣的觀念深深地烙印在腦海中。高雄師範大學國文系畢業後，她從國中教到高中，一路都深信且實踐這項鐵律。她以鐵的紀律帶學生，從清晨七點到夜晚九點，讓她教出全班二十五位考上高雄中學、高雄女中的佳績，可媲美同校的資優班。

「老師，我們對您又愛又恨！」暑假，一群畢業的高中生，圍繞著李秋月，不經

意地說出這句讓她頗為震驚的話。她原本認為這群考上理想學校的學生，應該會感謝她這三年來的陪伴。

「老師，您不應該在罵我們的時候連我們的父母都罵進去！」班長囁嚅地說著。聽到她鍾愛的學生對她說這句話，她深受打擊，原來學生並不感謝她。

她的班上有一位原住民學生，母親為了他，特地從屏東山上來到高雄前鎮租屋陪伴，但他卻抽菸、遲到，李秋月嚴厲地告誡他：「明天七點，我到你家載你來學校。」學生悻悻然，不以為意。

隔天李秋月在清晨七點，準時出現在這位學生的家門口，讓母子兩人都嚇了一跳。高三畢業前夕，這位母親還特地用原住民的刺繡，縫製了一個錢包送給她做紀念，但是孩子卻沒有發自內心真的感謝她。

在教學上擁有傲人佳績的李秋月並不快樂。

一九九五年夏天，李秋月認識了慈濟，加入了慈濟「教聯會」，她也參加了在花蓮靜思精舍舉辦的教師研習營，因為在營隊中聽到許多教聯會老師的分享，深受感動，她連續哭了三天，從此，這位學生心目中一向利箭傷人不留情的「小李飛刀」，



李秋月安排學生前往安養院當志工，與院內老人親切互動。照片／李秋月提供

有了轉變。

「阿智，早！」李秋月微笑地向學生打招呼，空氣卻瞬間凝結。

阿智看看她，心想：「可能要大禍臨頭了，這位笑裡藏刀的『小李』，今天不知又會射出什麼樣的飛刀？」忐忑一天，竟然相安無事，「太陽真的從西邊出來了耶！」學生相互耳語猜測。

「秋月老師，感謝您的關心和提醒，我們不會責怪孩子考試沒考好的。」每當發成績單那天的夜晚，李秋月總會接到多位家長的來電，告訴她說，雖然孩子的成績不太理想，但是他們願意陪著孩子一同成長。

因為每次發成績單時，李秋月都會寫一

封長信，和家長溝通與孩子相處之道，她在信裡摘錄了許多《慈濟》月刊的內容及「靜思語」；當時親師溝通的信件，至今仍有不少家長保存著。

「秋月老師，您班上的『靜思語』教材，可不可以提供給我們班上使用？」隔壁班信仰基督教的英文老師，突然向她提出這樣的要求。

「當然可以啊！」望著辦公桌上的「靜思語」教材，李秋月欣然答應。就這樣，學校有十五個班級都主動採用「靜思語」教材做為品德教育。

二〇一一年九月，高雄大雨滂沱，李秋月來到高雄靜思堂二樓，三間教室燈火通明，十三位現職和退休的老師正在進行「看見希望——國中生課輔」活動，以幾乎一對一教學的方式，分別針對國文、英文、數學、理化科目，輔導十五位來自弱勢家庭的國中生。

這就是這群孩子口中的「慈濟補習班」，也是繼八八風災的杉林大愛園區課輔之後，特地為弱勢家庭的子女所成立的國中課輔計畫。在李秋月心裡，始終相信孩子的希望在教育，尤其是在弱勢家庭中成長的孩子，他們在學校可能會被放棄，但是慈濟卻不能放棄他們。

來自高雄梓官的沈寬裕老師，每週三都必須花單程約一小時的時間，開車載著四位同事，一同參與數學科的課輔教學。他很感欣慰，「有位學生以前數學只考八分，現在是四十八分，進步四十分；而其他學生，有的甚至已經進步到了六十分以上。雖然他們在學業成就上仍有所限制，但至少在學習過程中是快樂的。」

從白天的瞬間暴雨，到傍晚的毛毛雨絲，高雄暑熱的大地，歷經了一番洗滌；李秋月課輔結束後從高雄靜思堂離開，雨後的夜晚，烏雲逐漸散去，她抬頭遠望一輪明月，顯得格外清新、柔和。

TZU CHI FOUNDATION



家政老師的自信

文／曾美雪、羅世明

福和國中家政老師余麗卿，一手拿著剪刀，在教室走動，兩隻眼睛正緊盯著每位學生手上的縫布。

「怎麼縫的？整條線都歪掉！線要直！」

巨大的聲浪突然襲來，小芬還來不及申說，余麗卿的剪刀早已亮出，「咔嚓！」一聲，線頭隨即斷開。

小芬只好重來，驚懼地拿起量尺，重新畫上一條直線，余麗卿點點頭離去，繼續逐一觀看其他學生作品。很快地，她又繞回到小芬的身後。

「妳又在搞什麼？」

新的手縫線很直，但每一針未照標準跨距，穿線的地方有的長、有的短。余麗卿很快抓過一把尺來比對，「妳看！這針零點五，下一針又變成零點三！我跟妳說的是多少啊？是零點二耶！」

小芬縮著身體，搓著早已濕透的雙手，緊張到不知如何是好？銳利的刀鋒再次落下，線頭第二次斷開。小芬只好第三度拿起量尺針線，繼續再縫……

這就是早年的余麗卿，師範大學家政系第二名畢業的高材生，在學校唸書的時候，教授一再灌輸她們，家政並非只是教技能，而是要學習食衣住行的正確生活消費觀念，這讓她對自己所學有深深的榮譽感。極欲擺脫過去大家對家政的刻板印象。

雖然當時家政是屬於副科，不像國文、數學等正科的課程受到重視，但在她教書的時候，學校裡六位師大家政系畢業的老師，卻一致拒絕把上課時間讓給主科老師加課。她們認為，人要自重，人家才會尊重妳，借課給主科老師，別人會覺得這門課可有可無。所以，即便所服務的學校是當時臺北縣極負盛名的明星國中，甚至學生在聯考前夕急需複習主科，同樣不例外。

余麗卿的家政課內容，與傳統的家政技藝不同，她只安排了四至六週的手縫及烹飪等課程，讓學生能學會基本的生活自理能力，除此之外，都是學習正確的食、衣、住、行觀念。而且愈是升學主義不重視的副科，她愈要用高標準的態度要求學生，讓學生也瞭解家政課的重要性。

「我一直覺得我只要講得夠清楚，學生一定可以做得跟我一樣好。」這句余麗卿常掛在嘴邊的話，成了家政課裡學生恐懼的來源，連同事都在孩子畢業後才敢告訴她：「我的女兒上妳的課，都好怕妳。」

直到後來，公公、婆婆在兩年內相繼離世，她才感覺到生命裡似乎欠缺了什麼？余麗卿夫妻兩人經由同事介紹，開始參加慈濟的社區讀書會，試圖從佛法中找尋人生的意義。

一九九五年十月，學校幾位老師開始推動靜思語教學，在校內辦了一場靜思語教學研習，開放讓臺北縣所有老師報名參加。余麗卿趁著教學空檔前來探看，同事吳麗珊老師邀她來聽課，順便幫忙。隨後，吳麗珊又邀她一起來組慈濟讀書會、辦共修活動，從此余麗卿開始參與慈濟教聯會的活動。

隔年，慈濟委員連麗香邀約她到花蓮靜思精舍，參加教師幹部訓練營，余麗卿以孩子還小為由拒絕。「沒關係，不當學員，來做生活組。」連麗香換個方式邀請她。

「什麼是生活組？」

「很簡單，就準備茶水、點心。」余麗卿想了想，只是去幾天，回來也不需要承

擔什麼，於是就答應下來。

「老師們，等一下麻煩把它們排好。」營隊活動期間，在學員用點心前，精舍師父交代大家把福慧珍粥擺出來。大夥兒手腳俐落，很快就將成堆的福慧珍粥疊了起來，「嗯，很用心，排得很整齊。」師父看了一下，笑著說：「老師們，我們再來稍微『喬』一下，讓它整排字都朝同一面，妳們看好不好？」師父輕輕一句話，老師們立刻重新調整，沒多久，整齊陳列的福慧珍粥，讓大家看了都很歡喜。

余麗卿非常感動，因為生活組的工作，雖然是為學員準備茶水、點心、洗菜、做菜、排蒲團、擺好鞋子等生活上的瑣事，但與她教的家政一樣，在日常的食、衣、住、行裡，看似不起眼的小事背後，其實蘊含著每個人最重要的生活態度。從表面看，這些事情人人會做，但經過師父們指點後，卻發現要真正做得好，並不容易。譬如：「放餅乾時，我們要讓右邊的字被看到，要拿的人才知道這是什麼東西。」；「切菜時要切『寸菜』，每刀約一寸長，吃的人才容易入口。」所有的細節都要很貼心地照顧到，不是只把事情做完而已。

師父們對於前來精舍的人，無論男女老少、貧富貴賤，一律貼心地對待。那分平

等心和給人的歡喜心，都讓她感動莫名。余麗卿省思過去的教學方法：「原來，很多事情不是用自己的角度來要求，應該是要以對方的立場來為他思考。」這是她從未想過的教育理念，從花蓮回來以後，余麗卿決定要調整自己。

家政課時，余麗卿還是隨手拿著一把剪刀在教室裡巡看。

「怎麼啦？整條線都歪掉囉！記得線要直！」

余麗卿關懷的聲音在學生耳邊響起，「沒關係，讓我來教教妳！」余麗卿拿出剪刀緩緩剪開，「咔嚓！」一聲，線頭跟著墜落。

把縫壞的線頭拆掉後，余麗卿拿起針線，縫了幾針示範給同學看，「這樣會不會？」學生點點頭。余麗卿拍拍學生的肩膀，讚許地說，「好！交還給妳，現在這樣已經有六十分了，加油！」

余麗卿漸漸感受到，原來透過溫柔的學習與陪伴，不需要打罵與生氣，還是可以把學生教好。

在此時，靜思語教學也給她很大的啟發，因為家政課所教的食、衣、住、行和靜思語教學都是生活教育。因此，她把靜思語融入學校的教學當中；例如，怎麼為家



2005年大陸慈濟人文教育交流，圓緣時學員深受感動，不忍與余麗卿(右)道別。攝影／林宜龍

人設計一套菜？她會把飲食和環保、糧荒的關係告訴學生，讓她們知道食物得來不易，要用心做、把它吃完，不能因為做得不夠好吃，就浪費倒掉。

之後，余麗卿的靜思語教學，漸漸在教聯會裡傳揚開來，接著承擔北區教聯會企畫及北區親子班教案研討活動，開始蒐集整合北區親子班的靜思語教學教案。

二〇〇九年，任職於慈濟基金會宗教處的曾裕真老師，決心推動教育整合，於是借重余麗卿整編教案的經驗，從靜思語教案的統整——「菩提種子教案編輯」開始做起。

「不可能整合啦！妳知道全臺灣有多少教案嗎？」「妳編出來，人家就會照用

嗎？」「版本統一，那不就創意全無了嗎？」。

每當無數的疑問如排山倒海而來，余麗卿常會想起精舍師父處理人際關係那種柔軟身段，讓她煩躁的心隨即平緩下來。

難關一次次度過。第二年開始，統一教案的成效開始展現，許多人利用現有的教案發揮，創意並未減少，時間卻省下大半。認同的人漸漸多了起來……

「甘願做，歡喜受」是余麗卿第一次拙到的靜思語籤條。人生至此，她終於能夠明白：「只要有願，就能心甘情願往目標走下去。」就像她平日教學生的手縫課程一般，拉準直線，抓好距離，一針一線按部就班縫下去，自然就會做出心目中的好作品。



慧命最長壽

文／林淑緞

「老師！我昨天自殺了……」臺中科技大學講師研究室裡，黃啟哲班上的一位女學生，站在門口怯怯地說。

「怎會這樣？傷在哪兒？」正埋首於書堆中的黃啟哲，驚訝地抬起頭來，女學生緩緩地翻開衣服的袖口，露出手腕上密密麻麻的刀痕。他問明了原委，只因回家晚了些，不滿父親嚴厲責罵引起。黃啟哲感嘆時下年輕人的抗壓性差，一時激動，往往可能因而斷送了寶貴的生命。

「佛家說，『因緣果報』，自殺不是『了』了了，而是沒完沒了，帶著怨和恨離開人世，這一分心念會留下，來生還是會在，妳會更辛苦且無止境。」黃啟哲語氣溫和地將上人開示的佛法和她分享，希望有正向的幫助。

他繼續用上人的心病良方來開導：「證嚴法師說，殺人者有罪，自殺者罪加一等，又加上不孝之罪……」她微微地點頭，似乎把老師的話聽了進去，緊蹙的眉頭鬆

了，心靈也逐漸平靜了。

現在懂得運用佛法觀念柔性勸導學生的黃啟哲，曾經是個嚴格的老師，不但嚴以律己，還嚴以待人，他覺得只要是自己做得到的，別人也一定要做到。直到一九九八年加入教聯會，參加了慈濟第一屆「大專教師靜思生活研習營」，三天兩夜的課程令他充滿法喜，成為改變他日後人生的開端。

從花蓮回到臺中的隔日，黃啟哲已迫不及待，立即報名慈誠培訓，積極參與慈濟活動。在付出的過程中，上人法語的啟發及從志工的一言一行當中，他學習身段柔軟，懂得調和聲色，潛移默化中感受到自己的改變，更將法理應用在教學上，與學生之間漸漸形成善的帶動。

二〇〇一年一月，黃啟哲參加中區第一場歲末祝福。一進入臺中分會一樓大廳，遠遠就聽到志工唱誦佛號聲，他心裡察覺有異，輾轉問人後得知，原來上人發燒、重感冒了，大家正在為他祈福。

當時，儘管弟子以健康為由百般勸阻，但上人都都不為所動，強忍病痛吊著點滴，冒著身體種種不適，參加點燈，親自發送福慧紅包。上人說：「有多少弟子一年才見

到我一次，我怎麼可以休息？」黃啟哲看到上人對弟子那分愛，感動不已，當下在心裡發願要折壽十二年給上人。

五個多月後的某一天，一向早起的黃啟哲，一起床就告訴太太廖一儒說：「我夢見上人行腳到臺中。」廖一儒笑說：「哪有可能？今天又不是初一，上人怎麼會來？」由於他很篤定，兩人便一起來到了臺中分會。

結果一如他的預感，上人正在臺中分會二樓大廳開示，他找了個位置和一群志工坐著聆聽。過了一會兒，上人眼神朝向他說道：「老師，你有什麼話要講？」黃啟哲嚇了一跳，立刻起身向前走去，向上人頂禮後說：「弟子願意折壽十二年給您，希望上人常住世間，也請上人放心，我的身體一向很健康，況且，我的阿祖們都很長壽，我也會很長壽……」

上人輕輕地說：「你的心虔誠，你的願無窮，但是生命不能互換。」黃啟哲接著又問：「上人，那慧命可以嗎？可以的話，我也願意給。」上人回答：「可以！智慧傳承就是慧命的分享。」從那一刻起，他告訴自己要在教育崗位上，將上人的法及在慈濟裡學習的善知識，和學生們分享。透過行動，他充分發揮自己的良能，要「延

長」上人的慧命。

黃啟哲用佛法轉變自己，個性從「理直氣壯」慢慢變得「理直氣和」，內心受到極大的鼓勵，也要用行為來影響他人。他認為培養孩子的「孝心」、「感恩心」，對促進社會的祥和，有一定的助力。每年到了四月底、五月初，他將孝親的觀念帶入校園，在自己所有授課的班級找一堂課，播放《父母恩重難報經》的影帶，用淺顯易懂的經文，教化學生從中學習感念親恩。

多年來，這支五十八分鐘的片子已播放過百餘次，不但讓學生看了有所體悟，他自己也百看不厭。黃啟哲相信，只要運用得宜，老師除了身教、言教，更需要適度地導入「法教」，來啟迪孩子的心靈。事實證明，他所帶的班是系上最乖的班級，也是學校老師公認上課出席率、學習態度及成果都很高的學生。

每到月初收善款的時候，黃啟哲就會到附近郵局，領取畢業後散布各地學生匯來的功德款，同時也寄出每月的收據，附上一封每月見聞或自己受用的上人法語的信函，與他們分享。雖然每個月都得跑郵局，但偶爾收到學生傳來道感恩的簡訊，都讓他感到開心，覺得花一點時間和學生交流，又可以讓學生的善行不中斷，延續福慧，

再辛苦也甘之如飴。

因為教職的關係，黃啟哲每年只能利用寒暑假期間，到花蓮慈院承擔醫療志工。二〇一一年八月八日中午，靜思書軒一如往常般寧靜，兩位多年前帶過的慈青，雙手捧著茶杯，恭敬地跪地向他奉茶且異口同聲地說：「老師，感恩您，祝您父親節快樂！」在眾目睽睽之下，突如其來行大禮的舉動，令黃啟哲感動到眼眶泛紅。

他端起茶杯，一股暖意在心底沸騰。腦中浮現當年帶著一群慈青，在大肚國小舉辦「快樂健康營」，大夥兒歡喜付出的情景。雖然兩個兒子都不在身旁，但在慈濟因著法親情緣，而有兩位慈青「女兒」的陪伴，依然可以歡度不一樣的父親節。黃啟哲驚喜從別人的生命中，看到自己的價值，是他一生中最豐盈的回憶。

第二日，黃啟哲在靜思精舍志工早會上分享了這一件令他高興的事，他還說：「雖然此刻兒子不在身邊，但期待他永遠要記得那一念初發心，要感恩在成長的道路上，是很多人的成就和合，今後更要用心在行醫的這條道路上。」同一時間，他的大兒子黃柏翰正在大林慈濟醫院心蓮病房助念，因而錯過這一段精彩的畫面。

第三天，大林慈院安排黃柏翰上臺分享，貼心的上人聽聞黃柏翰前一天在助念，

沒聽到父親的叮嚀，特別讓黃啟哲在花蓮再次上臺，讓父子倆透過視訊在空中相會。

黃柏翰上臺後分享：「從小到大，爸爸在很多場合分享、讀書會導讀，大家都說你爸爸很棒；但爸爸令我敬佩的不是他很會演講，而是他總是帶著我們實地去賑災、當志工、回精舍幫忙，爸爸總是第一個下去做，當大家都休息了，他還在做。」又說：「每當看到爸爸全身溼透、做到最後，當下我以身為他的兒子為榮……」聽完溫馨的分享，上人慈祥地笑說：「真歡喜！」

看到上人笑得燦爛，黃啟哲想起第一次回花蓮時，上人所致贈的結緣品上寫著「把握因緣」，他將這四個字烙印在心版，始終把握每一次付出的因緣。這一天，他們一家人都在醫院精進，他也繼續把在慈濟獲得的滋養，化為生命的能量，繼續培育社會幼苗，深耕教育的大福田。

TZU CHI FOUNDATION



第四堂

走過921



921 前奏曲——山城之愛

文／施金魚

小學廁所裡，兩個中年級女學生正在對話。

「『女暴君』到哪裡去了？她不是最愛上課嗎？」一個孩子問。

「我們家真的有夠倒楣！姊姊給她教，我又給她教，接下來弟弟小學三年級也要拜託她教！媽媽說倪美英最嚴格才是最棒……」另一位孩子跟著抱怨。

因為肚子痛蹲廁所，遲遲未回到教室的倪美英，難過得哭了起來……那是她第一次知道，原來自己有個這麼難聽的綽號——「女暴君」。

「我每天認真替孩子複習、複習、再複習，讓每一個孩子的成績都很好，這不就是最好的老師嗎？為什麼他們竟然叫我女暴君！打他、罵他，也是因為我愛他們啊！」

安慰的獨白雖然不斷鼓勵著自己，但「心」始終是不安的。倪美英回想有一次，她打了一個一直站起來、坐不住的孩子，終於孩子痛得坐了下來，一直到下課，都

沒有再站起來。當天晚上，幫女兒洗澡的時候，倪美英才想起：「白天的那個學生不知道怎麼了，如果他的媽媽也幫他洗澡，看到他身上的傷痕，一定……一定很不捨……」

整夜沒睡的倪美英，天剛亮，就趕快到學校等昨天被打的學生，但是他始終沒來學校。直到上課鐘聲響了，才看到他小小的身影在校門口出現，倪美英趕緊跑了過去，牽起他的小手；她拿牛奶給他喝，又問了許多話，想要從孩子的回答中，探究他到底懂不懂老師對他的愛，但孩子始終支支吾吾，說不上什麼話。那一刻，讓倪美英突然發現：「原來，沒有一個孩子會把打罵他的人，放在心上。」

了解自己和孩子之間的關係出了問題，但一直找不到方法解決。一九八九九年聽到「女暴君」綽號的傍晚，倪美英拖著沉重的腳步離開學校，「除了課本之外，我還能教學生什麼？」她沒有回家，直接轉往書店，在書架前尋尋覓覓，拿起了一本《證嚴法師靜思語》，映入眼簾的第一句話：「每一天都是做人的開始，每一個時刻都是自己的警惕。」

彷彿久旱逢甘霖般，淚水不禁奪眶而出。每一則淺白的語句，都蘊含人生的大智

慧，讓她愛不釋手。

「老師，妳在寫什麼？」倪美英用毛筆專注地抄寫靜思語，孩子們吵著也要學。「好啊！那我們就每天在聯絡簿上抄一句靜思語吧！」倪美英用生活的例子向孩子們解說靜思語，家長也天天從聯絡簿裡看到一句「好話」。漸漸地，「女暴君」變成可以和孩子們比肩而坐的大朋友。

感受到上人教育理念與靜思語的妙用，倪美英亟於分享這個教學法寶，於是在報章雜誌上陸續發表心得，在高雄的慈濟委員陳昭和、呂美雲老師看到後，主動和當時在高雄教書的倪美英聯絡，在一九九二年高雄慈濟教師聯誼會成立時，便邀請她前去分享。一九九四年，倪美英轉調南投中興新村光榮國小，靜思語教學的種子也隨著她的足跡，帶到了南投。高雄教聯會成立後不到半年，南投縣教聯會也成立。

活潑開朗、總是臉帶微笑的游秋過是中興高中校護，也是南投地區教聯會的負責人。南投地區教聯會成立之初，游秋過總是用熱情帶動親朋好友，四處邀約各校老師參加中區教聯會的研習活動，時日一久，活動逐漸在地化，游秋過和老師們走入各校，利用週六週會的時間，分享靜思語和帶動活動的慈濟教育列車，從此，靜思語的

教學開始一站站地開往南投的各鄉間學校。而在游秋過的講師群裡，有個熟悉的身影——倪美英。

淡淡的三月天，一行十多位慈濟志工在高山深谷中蜿蜒而行前往水里鄉的一所國小，進行星期六週會「慈悲心、教育愛」的專題演講。一路上，游秋過、倪美英及承擔活動司儀、在省府服務的靜淇（李惠鑒）和其他老師們，一言一句地說著每次下鄉到學校的感動。

一次，當地一位太太煮了龍葵湯請他們喝，香氣撲鼻，令人食指大動，大家紛紛品嚐都讚不絕口，只有倪美英不為所動。

「咦！這麼新鮮的野菜湯，妳怎麼不喝？」靜淇問倪美英。「等一下要上臺，很緊張，吃不下！」倪美英回答。「吃飯就吃飯，才是學佛！」靜淇回過話後，立刻幫她舀碗熱湯。倪美英若有所悟，喝了湯，享受片刻的溫馨。茶會結束後，那位太太又送來一布袋龍葵，讓大夥兒帶下山。倪美英瞭解了「遊戲人間」，原來緊湊的教學行程和歡樂的郊遊活動是不相違背的！

就這樣，一次次的分享和帶動，一行人的足跡遍及信義、仁愛、竹山、草屯、中

寮、水里……等南投縣各鄉鎮學校。

山城的邀約愈來愈多，沒去過的學校希望他們過去；曾經走過的，也急切地期盼他們再度到來。有些學校再度拜訪時，老師們會分享自己如何運用靜思語教學的快樂；而那些偏遠學校總希望他們難得過來一趟，就多講幾場吧！有時他們要一天連趕三場：中午跟家長座談，下午對師生演講，晚上則與社區民眾話慈濟。

一整天的行程，往往在靜謐的夜色中結束，踏上歸途，車行在空山幽谷裡、平原曠野中，滿天星斗相伴，大夥兒內心感動盈懷，身心無比輕鬆，此時無聲勝有聲，因為孩子們的笑聲，依稀在耳畔迴盪……

除了影響孩子，游秋過希望能影響校長去帶動靜思語教學，在「一個老師只能影響他教導的學生，若是一位校長便能影響全校」的想法下，一九九六年南投的教聯會成員促成臺灣省教育廳在花蓮靜思堂舉辦首屆「全省校長靜思、智慧、愛研習營」，讓校長們因此對慈濟及靜思語教學有了一番認識。

一步步腳印，在南投教聯會成員的用心推動下，透過靜思語教學所散播的愛，已如和煦的春風吹入各校園，讓學生的赤子心、老師的慈悲心在此春風中湧現增長。直



1998年4月2日，靜淇（左三）、倪美英（左四）與慈濟志工至水里鄉民和國小推動靜思語教學。

攝影／張河圳

到一九九九年，世紀末的考驗——「九二一大地震」的來臨，世紀大震、風雲變色，在震動的大地與人心中，能夠安定身心、持續接引大愛精神的，即是靜思語與慈濟精神，藍天白雲的志工們持續走入校園，教聯會老師以愛關懷災區學校與學生，走過震災最苦難的階段。

九二一地震，讓南投縣、臺中縣成了重災區，許多學校倒塌。慈濟基金會迅速認養了災區四十多所學校，推動希望工程援建計畫。延續透過靜思語教學，中區教聯會長期陪伴災區學童、老師，走過艱困的重建歲月。

在某個學期快結束的一天，倪美英教小朋友。

友造句，題目是「總有一天」，於是好多好多的「總有一天」，快樂地出籠了！「總有一天，我會考第一名！」「總有一天，我會當爸爸。」「總有一天，我可以到世界各地去看看……」

遠遠地，一隻害羞的小手舉起來了。「家維，你說，你的『總有一天』是什麼？」「老師，總有一天，我要把你娶回家。」家維的回答讓全班頓時哄堂大笑，倪美英也笑彎了腰。「家維，這個願望我想不容易達到的，也許你願意再換一個『總有一天』。」

一會兒，家維又舉起小手：「老師，總有一天，我要抱抱你。」倪美英笑著說：「家維，你不用等到總有一天，你現在就可以到前面來抱老師！」結果，他真的從後面的座位，紅著臉，衝了上來，深深地抱了一下倪美英胖胖的腰！抱完後，倪美英就說：「還有誰也要來一下『總有一天』啊！」結果，全班都衝了上來。

當倪美英被壓在地面上時，她流下了歡喜的眼淚！心想：「感恩上人，給了我們教學生命的春天。」



接棒，再交棒！

文／林秀淑

楊貴琴與謝西洋同時於一九九二年接任中區教聯會正副總幹事，以柔和而務實的精神，將靜思語帶入校園，接引將近六千位老師參與教聯會。兩人共同在九二一地震之前，為中區教聯會打下紮實基礎，也都在九二一之後完成交棒，準備前往花蓮協助證嚴上人承擔慈濟中、小學創校的使命。然而，謝西洋卻在此時，遭遇無常……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安靜的花蓮慈濟醫院心蓮病房，因為證嚴上人的到來，開始騷動……

病床上的謝西洋老師，撐著微弱的病體迎接。上人將歲末祝福要發送的第一份祝福紅包與福慧燈送給了他；師徒相見，彼此心裡明白，此生緣分將盡，而未了的緣分，也將隨著謝西洋行將幻滅的生命，重新啟航。「五百年前師度徒，五百年後徒弟，不要忘记這個約定喔！」

空氣中瀰漫著淡淡的哀傷，「老師永遠都是老師，以後還會是老師，換我做你的

學生喔！」上人與謝西洋彼此約定的隔天，謝西洋安詳往生。生時來不及到慈濟的教育體系任職，他在身後捐出大體，將生命的使用權發揮到極致。

原本任教於臺中明道中學的謝西洋，每天早上開車載著家人一起上班與上課途中，收聽中廣「慈濟世界」，一家人同步吸收上人的法髓，也漸漸對慈濟的脈動有所了解。當他體悟到上人悲天憫人的胸懷，更因見識到一位年輕的女修行者，努力從事公益的精神，心生嚮往而加入教聯會。

白天忙於學校的工作，晚間或假日用來做慈濟事，謝西洋覺得自己是教聯會的一員，理應多承擔一些責任，從整理會員名冊開始，逐項輸入電腦造冊的過程中，讓他更深入了解慈濟，並開始「會員大招生」。

謝西洋負責招生多年，和各校教職人員有很密切的互動，一呼百應，再加上各組委員認真招募，短短幾年間，從幾百人到後來近六千人加入教聯會。

草創時期千頭萬緒，晚間或假日，時常可以見到有心想參與慈濟的各級學校老師及志工，聚在臺中分會。從制服、徽章找專家設計，到年度各項活動行程的安排，樣樣提出討論，等上人行腳到臺中時，再呈上人做最後的決定。

一九九二年六月接任中區教聯會副總幹事的謝西洋，為了接引新進老師參與營隊，常常提著新訂購的制服，按著名單一一送到每位老師的家裡，這種服務到家的精神，讓老師們非常感動，也凝聚更強的向心力。

每年寒暑假有兩次大型活動，營隊在花蓮舉行。身為幹部，必須事先準備、提早進駐，加上營隊結束後的收營工作，往往一待就是半個月以上。此外，為了讓更多人了解慈濟、認同慈濟，用心帶領會員們舉辦淨山、淨灘等各項活動，或者參與訪視工作、委員慈誠培訓，謝西洋經常忙得不可開交。

忙於職業與志業的謝西洋，看著建設中的慈濟中、小學，主動向上人提出要回花蓮教書的心願。「凡事起頭難，能有許多有志一同的老師一起來投入，慈濟的教育志業才能辦得好。」他不惜放棄退休金，只為了奉獻所學，護持慈濟。

一九九九年二月，謝西洋在營隊中，被老師們發現他腳腫得厲害，他卻堅持要等營隊結束才就醫檢查；檢查結果是肝臟出了問題，發現太晚，醫療已發揮不了功效，謝西洋於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往生。

謝西洋的兒女，從小耳濡目染，認同慈濟，在還未有兒童精進班時，就加入學



中區教聯會謝西洋(右三)等人，於花蓮火車站月臺合影。照片／中區教聯會提供

佛營，及至後來參與慈濟大專青年聯誼會（慈青），從未斷過慈濟法脈，學業完成後，都回到慈濟志業體服務，各自承擔不同領域的志業。

面對人生無常，謝西洋努力調整自己的心，卻對教聯會放心不下。在當時擔任第二屆總幹事的楊貴琴老師說，「我到醫院看他，他緊緊握住我的手，雖然勸他放下心，但其實我們都知道他來日已不多。」

如果說謝西洋老師以謙沖敦厚的特質，適時地給人溫暖，是安定人心的一股力量；那麼，楊貴琴老師就是憑著一股熱忱，引領著教聯會這一家人向前衝的舵手。

全心投入教聯會的楊貴琴老師，在讀書時就

立下當老師的志願，在她的心目中，教育是非常神聖的工作，能到國小教書與單純的小學生互動，更是她的夢想；只是，楊貴琴畢業後就到臺中市東峰國中任教，除了深入心理諮商的領域外，三十多年的時間，未曾離開，與單純小學生互動的願望，在慈濟中、小學開辦之後才得償夙願。

鑽研心理輔導，更能對學生的心情感同身受。有一天，楊貴琴在黑板上寫下「惜福惜緣」，這舉動引來班上學生林晉裕的注意，也讓她在第二天接到慈濟委員蔡素蓮的電話。「我兒子回家告訴我，『我們老師跟妳同一國。』」對人、對學生同樣悲天憫人，楊貴琴在蔡素蓮的接引下，參加了一九九〇年的幸福人生講座，因為認同上人的理念而在校內推廣靜思語。

學生家長與老師，演變成了慈濟委員資深與幕後的傳承，兩個人討論的，不是學生的身心狀況，而是慈濟事。

從輔導學生的角度，她觀察到很多單親家庭的學生，需要更多的溫暖與肯定；她讓他們擔任值日生，每天在黑板寫靜思語，鼓勵自己也與同學分享，恆久又清靜的溫暖，總能幫助他們找回心中的愛。

當中區教聯會第一任總幹事劉阿照，因健康因素必須休養，楊貴琴於一九九二年六月接下第二任總幹事的棒子，從邀約慈濟會員到教聯會的投入，楊貴琴始終卯足全力。

回憶起二十年前，教聯草創初期，楊貴琴與謝西洋老師帶著老師們，一起為教聯會建構制度，也為了讓更多老師投入，從苗栗、臺中、彰化、雲林、嘉義到南投，一有空就往各個學校奔忙。

謝西洋曾說：「我跟貴琴老師是三十多年的同事，她有過人的組織能力與用不完的精力，跟在她旁邊的那段日子裡，她很用心帶人，從不給人壓力。跟著她，我們不怕累，怕的是上人不讓我們向前衝。」上人的關心體恤，是教聯會的精神支柱，有時壓力很大，只要想到上人承受的責任與壓力，她們擦去眼淚，不敢說苦。

「上人沒說累，我們怎麼敢說？」長久累積下來的革命情感，這群「打不退的菩薩」哭過之後繼續努力。憶及過往，曾年燠老師哽咽地說，「是上人的德行，讓我們心甘情願追隨他的腳步。」

九二一地震為中部地區帶來史無前例的毀傷，慈濟的援建，也及時為受損的學校

帶來希望。當「震動大愛 擁抱校園」的活動如火如荼開跑，花蓮慈濟中、小學也即將完工。

令楊貴琴不解的是，上人總會問她何時要回到花蓮。原來是同樣擔任教職的先生呂佑鍊，在一次向上人的分享中提到，一家人都是老師，夫妻兩人與三個女兒，從小到高中都有，呂佑鍊的分享，讓這一家人成了最適合到慈濟中、小學任教的成員，也讓楊貴琴在二〇〇〇年完成教聯的交棒，一家人東遷花蓮，職志精進。

放下努力多年的中區教聯會，接棒的老師沒有惶恐，任何問題，一通電話請益，楊貴琴總能給人豁然開朗的答案，教聯的愛與智慧，也在這股信任與拳拳服膺的氣氛中邁入第二十年。

TZU CHI FOUNDATION



「震」動大愛

文／林淑緞、賴睿伶

天黑後的微涼，正預告著秋天的來臨，九二一大地震後，悲愁的氛圍仍籠罩著整個中部地區。夜色中，擔任中區教聯會臺中縣幹事的蔡春蘭，一臉疲憊地從慈濟臺中分會回到了家，先生吳福樹看出妻子心事重重：「怎麼啦？」蔡春蘭輕嘆口氣，強打起精神，轉述白天證嚴上人與教聯會老師在臺中分會的對話。

大地震後，為了指揮救災與關懷工作，坐鎮在臺中分會的上人，無時不刻與各區志工開會討論或外出行腳關懷，在憂心災民安危的同時，上人更關心孩子們的教育。在這一日的會議中，上人問了在場教聯會的老師：「地震以後，你們有沒有進到學校看一看？」

「上人，地震後學校都停課了。」

上人追問：「但是最近不是陸陸續續在復課了嗎？」

「復課以後，所有老師都回去上課了，沒有時間進到校園關懷……」

一句句的對話烙印在蔡春蘭的腦海裡，她清楚地知道，當時的回應並不能為上人承擔或解憂，那句問話「地震以後，你們有沒有進到學校看一看？」似針扎一般，刺著蔡春蘭的耳膜，一次次在她心中響起，但是災情這麼大、災區這麼廣，究竟該怎麼做？

蔡春蘭思慮許久，在深沉的夜裡，彷彿連秒針跳動的聲音都能聽到。當天晚上，做事向來俐落、很有計畫的她，心裡做了決定；她拿起紙筆規劃起進入校園關懷的調查表，從時到地、從人到物，蔡春蘭將事情鋪排得一清二楚，漸漸地，一欄欄的進度規劃清楚地擺在眼前，眼皮子在晦暗的燈光下雖然愈來愈沉，但揪緊的心終於稍稍鬆開了。

「九二一大地震災後，到處凌亂不堪，要勘災談何容易？」看到妻子的計畫，提早從教職退休的吳福樹，決定責無旁貸地承擔起希望工程學校聯繫窗口的工作。吳福樹參考著妻子的計畫，宛如做田野調查般地走訪臺中縣境內的災區校園，尤其是受到重災的大里、霧峰、太平……等地，探查各校在災後的困難與需求。

那一天，微風吹拂多了些許寒意，感覺初冬的腳步近了。吳福樹一如往常地背起裡頭裝滿了訪查資料的背包，一個人騎著摩托車，風塵僕僕地前往受災嚴重的東勢



九二一「震動大愛 重建『笑』園」活動，教聯會老師透過靜思語，關懷災區的學生。攝影／王雪珠

國中。從大里市到山城東勢鎮三、四十公里長的路程，沿途斷壁殘垣，店家清出來的磚瓦廢土堆得像座小山丘，置放於馬路邊。視覺上的震撼，讓他顧不得長途奔波的倦意，小心地在災區中穿梭。

途中，經過石岡，眼前的地面因斷層帶被擠壓而高高隆起，宛如一座大型溜滑梯的陡坡。吳福樹眉頭微皺，臉上一度露出猶豫的神情，「再辛苦、再困難，也要為受災鄉親多盡點心力！」硬著頭皮二話不說，催緊油門往前衝，繼續在滿目瘡痍間挺進。

走走停停，好不容易結束了一天的奮戰，終於得以躺下來休息。那一夜，吳福樹感觸良深、輾轉難眠。身旁的蔡春蘭關心地問：「很累嗎？」

「還好啦！只是傷亡太慘重了，有的學生傷勢嚴重必須截肢、有的父母雙亡、有的……真的是情

何以堪！」他從不叫苦，知道自己責任重大，腳步更是不能停。

隨著冬天的腳步將近，透過吳福樹的訪查資料，中區教聯會將即將啟動的「校園關懷列車」，一一排下日期進程，吳福樹也召集志工勤練手語、排演戲劇、帶動團康，希望盡快把愛與關懷送進校園。

帶著上人那句「地震以後，你們有沒有進到學校看一看？」的關心，終於「校園關懷列車」首站駛入了擁有百年歷史的霧峰國小。

震後只剩下一幢教學大樓與一座科學館未受損的霧峰國小顯得空曠、荒涼，濃濃的傷感在校園漫開來。一會兒，操場上陸陸續續聚集了二千多名的師生。儘管陽光亮得刺眼，似乎也驅不走校舍被地震蹂躪後，留在師生心中苦痛的陰霾。

看到這群心情低落、一臉茫然的學生，蔡春蘭心情難免不捨，她卯足了勁，扯開喉嚨，賣力教唱著自己編曲的一首歌。「大愛在我心裡，我就不怕風浪……」簡單的歌詞朗朗上口，在教聯會老師的帶動下，歌聲衝向天際，幾乎停不下來，孩子失溫許久的心逐漸溫熱起來。

打鐵趁熱，蔡春蘭又請志工頭上戴著一頂頂可愛的動物頭套，走到每一個孩子的

身邊輕聲細語：「我是小松鼠……我是長頸鹿……」動物頭套造型討喜，結合著靜思語，讓一句句好話透過志工陽光般的熱情，再加上一個個擁抱撫慰，終於讓孩子們開心歡笑，忘了恐懼。

那一刻，師生多日來苦悶的心情得到紓解，一起融入故事情境裡。說著故事的蔡春蘭說著說著眼眶都紅了，她發現老師的眼神充滿著悸動，也看到有的孩子笑中有淚，透過歌聲把心中的害怕、悲情完全釋放，展現出生命熱力。

這場用心規劃的活動充滿了溫馨與祝福，也感動了林淑瓊校長。原本擔心家長會質疑、介意宗教進入校園的校長，不僅笑得開懷，也請託蔡春蘭：「霧峰國小有些學生被安置在四德國小寄讀，可否請慈濟去關懷？」當下，蔡春蘭受到極大的鼓舞，一分踏實的甘甜湧上心頭，終於達到上人的期待，走入校園，並且要以慈濟靜思語教學，持續將愛的力量帶入災區。

對於靜思語教學中愛的力量的體會，來自多年前的一個親身經驗。那年的蔡春蘭剛剛轉任到位於山區的峰谷國小，一進校園，耳朵聽到的是學生滿口不堪入耳的髒話，當下的她十分不安。「時代變了，由於少子化、離婚率偏高、單親及隔代教養造

成人情的疏離，導致整個倫理教育的功能慢慢地不見了；尊師重道、孝順父母的倫理觀念如江河日下，逐漸式微……」她心中萌起一個念頭，要導正學風，必須積極地將品格教育的「靜思語」帶入校園。

隔了兩年，一名被學校公認的壞學生編到蔡春蘭的班級，考驗著她的智慧。

「老師！春生偷人家東西！」「哪有，你看到了嗎？」春生一副吊兒郎當，對於同學的指控不當一回事。春生不但打架鬧事，還翻越二樓陽臺爬進氣窗，偷竊學校公物……一籬筐的壞事，傳到蔡春蘭的耳裡，讓她好生挫折。

該要怎麼改變春生？她記起上人曾說過：人的心地是一畝田，若沒有播下好的種子，也長不出好的果實。於是蔡春蘭開始對他「動之以情」、「說之以理」，堅持用關懷代替責難，沒想到柔性的勸導卻引來班上學生的反彈。

「老師太軟弱了！」「算了吧！愛的教育沒有用啦！」其他學生看她沒有體罰春生，不滿的情緒下噓聲四起。蔡春蘭不為所動，相信愛的資糧給得愈多，就沒有改變不了的學生。她一面家訪找尋孩子變壞的原因，當瞭解春生單親、缺少愛的家庭背景後，她找班上一位品學兼優的同學溝通，安排她和春生同坐，起初她面有難色，蔡春

蘭告訴她：「改變自己是自救，影響別人是救人。」希望以她為模，改變春生；自己則以媽媽般的愛心、無微不至的關懷，彌補春生缺乏母愛的痛，雙管齊下，終於將孩子導回正途。

「誰說孩子不易調教？只需要多用心而已！」蔡春蘭認為只要找到方法，沒有教不會的學生。這一班學生畢業後升上了國中，也得到校長的讚美：「靜思語教出來的孩子很不一樣，特別有愛心。」簡短的一句話讓她感到安慰，也印證上人這一帖教學良方確實用對了。

即便是一帖良藥，也需要以愛為引，才能令眾樂服，祛苦除憂。因著對靜思語教學的信心和自身的熱情，蔡春蘭更堅定在九二一災後推動靜思語教學的決心。

災起大悲、苦運大智，二〇〇〇年，中區教聯會推動超過一百場的靜思語教學；隨著希望工程的展開，也接引許多老師認識慈濟，進而加入教聯會。當有形的硬體建築逐漸拔地而起，老師和孩子們心中的軟體——《靜思語》，也持續在校園朗朗傳誦著，繼續薰陶著學子，在生活上、在課業中，做一株不被地震壓垮的小草，韌性而堅強地成長。



9 2 1 的校長菩薩

文／王玉仙

一九九九年九月二十一日凌晨，許昆龍校長在家中被強烈的地震驚醒，災難將至的念頭，閃過他的腦際，「噗通！噗通！」的心跳聲，隨著緊張的心情愈來愈強烈，他不是害怕，而是心繫著學校的安危，天色尚未亮透，等不及也顧不得餘震不斷，即使災後的路況顛簸，無法通行，他還是牽著機車設法跨越，迫不及待趕往學校。

猶記得一個多月前，許昆龍才剛從師生數百人的富功國小，轉調到南投縣草屯鎮最大的炎峰國小，沒想到開學不到一個月，還來不及深入瞭解校園環境、與師生互動，就遇到臺灣百年最慘重的九二一大地震。

返校的第一刻，眼前所見只能用「斷垣殘壁，滿目瘡痍」八個字來形容。操場上群聚了避難的災民，一個個驚嚇的面孔，讓許昆龍體悟到這是一個驚世的災難！校舍毀損嚴重，他愣在那裡，不住地反問自己：「全校一千七百多位師生的未來該怎麼辦？」

「校長，孩子要在哪裡上課？」一群老師帶著學生詢問校長，殘破的校園，不曉得如何安置這麼多沒有教室上課的學生？低年級十六班借用鄰近的大成補習班教室，中年級在原校二部制教學，高年級全日制正常上課，許昆龍只能這樣安排。

「校長，學校這樣上課，萬一課業趕不上外面的進度，我們要怎麼辦？」不時有家長這樣問。「我會想辦法找時間補課，我們已經向教育部申請重建，應該會有結果。」許昆龍只能這麼回答。

地震發生後半年，許多建築設計師往返事務所和災區學校之間，為已獲社會團體認養的受災學校，掣掣出災後校園新建築的藍圖。而炎峰國小卻仍在原地踏步，一千七百多人的學校，學生、家長、老師頻頻詢問重建進度，讓許昆龍不覺汗顏詞窮，無法應對，壓力大到無限。

尤其是春節一過，炎熱的夏天即將到來，滾燙的陽光開始罩頂，簡易教室裡悶熱異常，天花板上的電風扇整天轉個不停，但效果有限，教室前後，還放著大批的電風扇對著學生猛吹，無奈學生還是滿頭大汗，猛灌開水還不足以消暑。「多一次的課堂巡視，就多了一分疼惜！」即使十多年後，許昆龍回想起當時那段日子，眼神中仍流

露出一分不捨之情。

災後的某天，中區慈濟教聯會倪美英老師到炎峰國小關懷，得知許昆龍因為學校重建無期，終日塵勞碌碌奔波於重建之事，建議他嘗試委請慈濟援建。早在九二一地震前，就接觸過慈濟靜思語教學的許昆龍，決定不再猶豫。

二〇〇〇年三月倪美英陪同許昆龍及炎峰國小師長們至臺中分會面晤證嚴上人。上人關心詢問：「你們怎麼那麼晚才來，別間學校的援建，早就都已經來講了。」

許昆龍略帶羞愧地回答：「學校重建本來是教育部來承擔處理的，而且從新聞上得知，慈濟已經認養二十多所學校的重建工作，這麼龐大的經費，實在不忍心再造成慈濟的負擔。但政府援建的流程比較慢，不忍心看孩子們的學習環境還沒有著落，所以才遲遲前來臺中拜會上人」。

上人體會到許昆龍愛護師生的心，但基於炎峰國小已經向政府申請重建，一切流程總要先按公家的程序進行再說。因此上人敦促校長和老師們先回去上課，視教育部陳情狀況，再進一步評估。

然而，這一等就是三個月，重建申請仍然沒有下文。二〇〇〇年六月一日清晨，

一群身穿青天白雲的慈濟教聯會老師，在許昆龍的帶領下，集合在炎峰國小的校門口佇立等待，渴望再次到臺中分會面晤上人。

「二、三年級的孩子們，捧著托盤參加義賣的行列，沿途叫喊：『請發揮愛心，幫助師公上人蓋學校』……」許昆龍將平常學校舉辦園遊會義賣的生活點滴，及全校師生投撲滿捐助希望工程的活動檔案，攜帶前往呈獻給上人觀看。

其中最讓上人感動的，莫過於孩子們的純真，每一張卡片都表現出天真無邪的善念，道出孩子們對師公上人的愛戴：

「敬愛的師公上人：我不要在簡易教室上課啦！在裡面就像烤雞一樣，烤得很燙，請師公幫忙，我想回教室上課，不要在簡易教室裡面被烤焦啦！」

「仁慈的師公上人：在簡易教室上課，氣溫有時熱到四十二度，我都流鼻血了。」

「敬愛的師公上人：雖然我們沒有看過您老人家，但從老師的敘述當中，知道您是多麼偉大，世人是多麼尊敬您。」

諸多的卡片，敘述著孩子們的尊敬與感恩，童言稚語也道出簡易教室上課的辛

苦，上人心裡不捨，當下哽咽地說：「快！快去！快去請建築師來規劃，孩子們辛苦，老師也辛苦了！」

慈濟教聯會的老師到學校推動靜思語教學，安撫師生創傷的心靈；慈濟志工到學校設茶水站，在工地提供熱食、茶點給工地朋友，更利用假日帶動大家做資源回收，社區民眾及教職員都一起來參與。許昆龍說：「慈濟人熱誠、付出無所求的愛心，令人感動，我想退休後也要當快樂志工。」

炎峰國小是大校，援建經費必然十分龐大。然而，許昆龍卻看見上人悲心深厚，毅然一肩挑起重擔，讓他極為感動，淚水在眼眶裡翻轉，但心中那塊大石頭已安然卸下。

二〇〇三年十一月八日，炎峰國小舉行重建落成啟用典禮，全校師生歡欣鼓舞迎接學校的新生。兩個多月後，許昆龍在靜思語教學研習營中，向上人表達內心的期望。

「上人，後天，二月一日我即將退休，我會用心投入社區，做一個真正的慈濟人！」



九二一希望工程援建，災峰國小校長許昆龍戴著安全帽巡查工程。照片／慈濟草屯聯絡處提供

重建過程中深受慈濟志工所感動，許昆龍把握因緣向上人表明自己的心願。雖然他奉獻教職工作三十六年，再過四年即可接受國家元首至高無上的表揚，但他卻甘願放棄，只為了能早日實現將感動化為行動的願力，以回報慈濟人對災區無所求付出的那分心。

五十五歲退休，對許多人而言或許是太早了，許昆龍退休的消息傳出後，造成了不小的轟動。他笑笑地說：「雖然有點不捨，想想，我已經在教育界打拚了這麼久也夠了。」退休後的日子更忙，他樂善好施，無論是社區親子成長班、慈少班、慈濟大學社會教育推廣、合心和氣公關、

人事等，他勇於承擔、樂於配合，教育路上退而不休。

「慈濟大家庭中，人人平等，投入慈濟就是放下身段，縮小自己，同時盡本分，甘願做、歡喜受，處處與人結好緣。」活動中，人力不足時，常見許昆龍主動幫忙搬桌子、排椅子、布置場地，謙卑為懷的他，像是飽滿的稻穗愈見低垂，上人曾經誇他是「校長中的校長」，真不愧是人品中的典範。

許昆龍當志工，從整理文物與書籍開始，他放下身段，從最基本的事做起。「過去當校長，在學校指揮一千多位師生，凡事出張嘴巴，就有人做得好好的；當了志工，人人平等，一切要從頭開始，凡事都要親自去做。」

人生的喜悅在於知足和惜福，因此他自我期許，把握當下，在有限的生命裡，善用生命使用權，秉承「佛心師志」，做一個快樂的慈濟志工。



杏壇永流芳

文／蔡鳳寶

一九九九年中秋節的前三天，南投縣埔里鎮大成國中校長歐源榮，準備在佳節當天慰勞校內教職員，於是下班後驅車前往草屯採買物品，當晚留在草屯的舊家過夜；然而，在凌晨一點四十七分、睡得正熟的時候，突來的巨大搖晃，驚醒了他……

三步併一步、迅速跑出屋外的歐源榮，在月光下，清楚可見柏油路面一道道不規則的裂痕，再回頭看著已經傷痕累累的家，不禁擔心起大成國中一千四百多名學生的安危。天亮後，顧不得路況如何，立刻趕往學校。「啊！中潭公路像被撕裂的大餅，著名景點九九峰，怎麼一夜之間禿了頭？」一路上，斷裂的道路、傾圮的建築物，一一映入雙眼，讓歐源榮心急如焚，心情愈來愈沉重。

朝夕相伴的大成國中校舍在震災中倒塌，在最艱困的時刻，歐源榮對妻子邱木蘭說：「身為師表，即使是災民，也要比一般人更堅強。」沒有時間考慮自己也是災民，歐源榮心裡所想，是如何讓全校的教育不中斷，因此無論多少困難橫在眼前，他

決定咬緊牙關、強忍悲痛的心，積極向外尋求重建的支援，並前往慈濟臺中分會向坐鎮救災中心的證嚴上人請命；次日，慈濟即承諾援建大成國中。這一日，地震後第二十天，歐源榮心上的大石總算放下。

希望工程援建期間，全臺慈濟志工輪番進到災區付出。遠從桃園而來的志工長時間幫忙校園景觀工程，埔里當地志工也協助提供三餐、茶水，北區教聯會老師們更經常晨起出發，日暮方歸，進入校園安撫學子的身心……藍衣白褲的身影不分晝夜、不畏風雨，時常出現在大成國中校園裡，感動了許多親師生。「除了感恩，還是感恩！」歐源榮帶著老師、學生和家長，一起鋪設連鎖磚，同時表達對慈濟的感謝。

大成國中新校舍完工那年（二〇〇二），歐源榮調任為旭光高中校長，早就提出退休申請的他，只想著退休後就要投入慈濟的環保志業，當個快樂的志工，但上人對他說：「你看起來不會很老啊！要做慈濟，是不是來東部做？」

「只要上人需要，我就去！」於是一年後歐源榮來到花蓮，任職慈濟基金會教育志業發展處，而後在二〇〇四年接任慈大附中校長。

「同學早！」「校長早！」不管在大成國中、旭光高中或慈大附中，歐源榮時常



2002年南投「勤耕福田·植心蓮」愛心園遊會中，時任旭光高中校長的歐源榮(左一)用心地為民眾介紹希望工程。攝影／林政男

在早上七點前，就已經站立在校門口，迎接學生和老師的到來；尤其在慈中的日子裡，他還住進了學校宿舍，全天候盡心盡力地付出。偶爾在上課時間，歐源榮還會悄悄地站在教室後方聽課，親身感受每一間教室的光線、溫度及空氣流通，若發現學習環境不佳，就會及時改善。全校師生都知道，歐源榮若不在校長室處理行政事務，就一定是在學校裡的其他地方忙碌著。

在慈中任職期間，歐源榮被醫師告知罹患心血管疾病，要做「冠狀動脈血管支架」手術，他不想為了個人「小事」而影響太太在埔里國小的教學進度，只請兒子到花蓮簽署家屬同意書；事後面對太太的「責難」，

他卻只說：「沒事！沒事！」太太心裡雖然不捨，但也深知丈夫的處事風格：「凡事以身作則，用心盡力，若是自己的身體有病痛，總是獨自承受，不願讓人擔心。」

因為心臟裝了四支血管支架，考量健康因素後，歐源榮在二〇〇六年卸下慈大附中校長職務，但仍為臺南慈濟中學的籌設而努力。二〇〇七年，歐源榮因心肌梗塞，猝然離世，讓同事及家人深感不捨……

慈濟援建大成國中時，在該校擔任輔導主任的陳恒旭談起歐源榮：「總是以身作則、積極開明、完全授權，是一位很有親和力的校長！」他還回想起每年由輔導室主辦的耶誕節慶祝活動，歐源榮都會裝扮成耶誕老公公，到各教室和同學們報佳音、發送禮品；還會參加學生家長會的討論，在師親之間取得良好的互動與溝通。憶及當時情景，讓如今也是國中校長的陳恒旭緬懷：「他的校長風範，一直是我學習的典範。」

事實上，歐源榮年輕時就才華洋溢，表現活躍，唸師專時是英語社社長，更攀登過百分之七十以上的臺灣百岳；而師專時的同學彭瑞琴夫婦，也是他大成國中的同事，更是一直以來陪伴身旁的好朋友。儘管歐源榮多才多藝、允文允武，但管理一所

將近兩千人的學校，難免會因校務繁忙或人事問題而困擾，這時彭瑞琴夫婦就會邀歐源榮到家裡喝茶、唱歌，解解悶。「不管是臺上或臺下，他完全沒有校長的派頭，是很有感恩心、知足常樂的人。」想起歐源榮，彭瑞琴老師哽咽地向人訴說：「真的很懷念他！」

「他做事的方法和態度很嚴謹，但私底下是一位慈祥的父親。」對女兒歐惟華而言，歐源榮是再體貼不過的慈父。歐惟華初任高中教職時，備課忙碌，下班後又要照顧年幼的孩子，歐源榮擔心女兒分身乏術，時常專程自草屯開車到臺中幫忙，等到女兒忙完、準備就寢，他再趕回草屯；歐惟華看著爸爸「即使只陪伴兩、三個小時，舟車奔馳也甘之如飴」，後來便為爸爸準備一間臥室，讓他不必當天往返。

在六十一年代的歲月裡，歐源榮認識慈濟的時間並不算長，但卻奉獻出最美好的一段時光，歐惟華說：「爸爸這一生最滿意的事情，就是為大成國中的師生爭取到慈濟的援建。」邱木蘭也在丈夫往生後告訴證嚴上人：「投入慈大附中這幾年，是他人生最有光彩的一段時間。」懷念先夫，邱木蘭不捨卻肯定：「永遠當慈濟志工，是他無悔的抉擇！」



第五堂

好話傳千里



意外的訪客

文／羅世明

一九九四年三月某天，吳秀英正與班上學生討論黑板上寫著的靜思語。一群外賓從窗戶邊經過，突然間，他們停了下來，對著教室內指指點點，隨後輕聲走進教室向吳秀英打招呼。

原來是十六位美國加州南區中文學校的校長們，他們正在全世界尋找適合美國中文學校的道德教材。去年他們曾經來過臺灣，沒有找到想要的東西，今年再度前來尋找，恰巧看到吳秀英班上黑板寫的靜思語，非常感興趣，於是走進教室來想多瞭解。走進教室後，他們詢問了一下黑板上的靜思語，又翻看了一下桌上吳秀英正在回覆的親子作業，吳秀英向他們說明親子作業的方法，孩子們會先抄一句靜思語，例如「多做多得，少做多失」，寫下自己的心得；家長再根據孩子寫的內容回應在上面；最後老師再綜合家長、孩子所寫的內容，回覆教學或生活上的一些想法和意見。這個過程連結到一般班級教學無法深入的親、師、生關係，達到彼此的溝通效果，同時也



教聯會老師吳秀英四處演講，大力宣揚靜思語教學，甚至推廣遠至海外。攝影／邱繼清

教育了學生和家長。

「我們走遍世界各地，要找的就是這些」校長們如獲至寶地對著吳秀英說，他們對靜思語教學讚歎不已，聽完簡要的說明後滿意地離去。

吳秀英接觸靜思語教學，始於一九九三年暑假，參加慈濟教師聯誼會舉辦的暑期教師學佛營時，聽到蕭春梅老師分享靜思語教學的成果，十分心動，當下她決定回來後要試教看看，沒想到在學生、家長身上都發生很好的效應。

吳秀英發現靜思語是老師、孩子最好的生活教材，裡面有做人做事的方法、勵志修身的內容，或是濟貧教富、淑世助人的道理都在其

中。於是她把靜思語融入生活倫理課程中，轉化成生活實踐規條，利用每天早上二十分鐘的生活與倫理時間，配合課程中心德目，在黑板寫下一句靜思語教導學生。

當天稍晚，吳秀英接到校長室的通知，希望她能前去參加座談會。原來，這些貴賓們離開她的教室後就去拜訪校長，向校長表示他們非常喜歡二年三班的靜思語教學，是不是可以請吳老師介紹一下。校長乍聽之下，也愣了一會兒，弄不清楚為什麼海外中文學校的校長回臺灣來要這些東西。

後來，在兩個小時的座談會中，吳秀英詳細報告了靜思語教學方法，貴賓們也提出了許多疑問，結束前，這些校長們直接向吳秀英提出邀請，希望吳老師能抽空到美國，為中文學校的老師介紹靜思語教學。

五月，來了另一批美國加州北區中文學校校長，也是十六人，一到學校就直接走到吳秀英的班上，而且馬上表達想瞭解靜思語教學的意願，顯然他們是透過早前那批校長們的介紹，慕名而來。因為美國憲法規定，宗教不得進入校園，主日學等道德課程只能安排在星期天。因此，他們提出問題——靜思語教學會不會有宗教上的疑慮？

吳秀英聽完，拿出自己編寫的靜思語教學教案書本——《春風化雨》，請他們翻

找書裡是否有宗教色彩的困擾？結果沒有人能找得到。所以參訪結束後，所有的校長不約而同邀請吳老師到美國為中文學校教師分享教學經驗。

吳秀英願意認真考慮，但僑委會的交流名單早在二月就已決定，勢必無法在這年成行。慈濟美國分會執行長黃思賢知道此事認為，慈濟做事是積極的，既然對方邀請，我們就要想辦法過去。於是他懇請美國企業家陳鶴松先生幫忙。陳先生本來打算成立一所中文學校，但黃思賢說服他，成立一所中文學校，受益的人有限，不如先協助吳秀英老師來美國，與中文學校老師分享靜思語教學，受益的人更多。於是陳鶴松從美國打電話給吳秀英，為她安排了美國的行程。

一九九四年八月六日，吳秀英邀請從事青少年輔導的盧蘇偉一同前往分享，共有十二場的演講，其中三場是針對紐約、洛杉磯、舊金山三個大點的中文學校老師所安排。

在中文學校演講時，吳秀英和盧蘇偉兩人為了避免引起爭議，決定不穿慈濟制服、不說佛教，也不講慈濟，只談靜思語的精神。沒想到演講結束，大家竟然全部接受慈濟，也肯定佛教美善的理念，一心想把靜思語教學融入他們的中文教學當中，讓

吳秀英感到美國教育環境和臺灣一樣，也很需要品格教育的澆灌和注入。

而且美國教育界人士學歷之高，讓他們兩大開眼界，演講前洽談的對象，通常不是博士就是碩士，而他們兩人卻都不是，甚至許多聽眾的學歷也比他們高出許多。然而，每場演講下來，觀眾的反應卻是難以想像的熱絡，只見臺下全神貫注的眼神，隨著他們演講的內容，時而動容、時而歡笑，結束時如雷貫耳的掌聲，吳秀英清楚地感覺到，靜思語精神，已深入他們的心底，而且連高級知識分子都一樣需要。

在洛杉磯中文學校聯合會的研討會上，有些中文老師走到吳秀英面前說，離開臺灣十幾、二十年了，卻只從媒體上看到臺灣議會打架的畫面，或是頭綁著白布條，手持木棍互毆的遊行場面，因此對臺灣從失望到絕望，認為臺灣根本不能住人。但聽完這場演講之後，才知道那只是一部分的表相，臺灣其實還有很多好人在默默行善，他們相信臺灣是有希望的，要吳秀英代為問候臺灣的同胞。

另外，行程中最後一場演講，是在舊金山中文學校，講完之後主席宣布休息十分鐘，請大家到外面先用茶點，之後有問題可以再回到現場發問。吳秀英和盧蘇偉鬆了一口氣，以為忙碌的行程已經差不多要結束。沒想到，休息回來，反而湧入更多的

人，把會場擠得滿滿的，連主辦人陳鶴松都擠不進來。原來，所有的人不僅沒有離開，反而帶回更多人來旁聽，大家都還想繼續問問題、聽演講，所以兩人又鉅細靡遺回答了許多問題之後，才圓滿結束最後一場活動。

那次行程，開啟了靜思語教學在臺灣本島以外的發展，美、加地區後續的邀約不斷。一九九五年八月，在北區教聯會總幹事陳乃裕的策劃下，六位教聯會老師也受邀前往馬來西亞，巡迴吉隆坡、檳城、怡保、馬六甲、芙蓉等大城，為中文學校老師介紹靜思語教學，每場參與的老師至少都有三百位以上。尤其馬六甲那場，共有七百多位教師、二十多位校長，還有兩位督學參與，反應非常熱烈。同年十一月，馬六甲地區的督學，又帶著五十幾位老師，來到臺灣深入瞭解，並且呼籲當地老師運用靜思語教學。

中國大陸地區的靜思語教學，也隨著慈濟大陸賑災的腳步，與援建學校師生後續文化交流時熱烈地互動著。

如今，吳秀英已退休，靜思語教學也已傳承數代，更遍及海內外。但十多年前十六位校長走進教室的那一幕，仍常伴隨著回憶裡孩童的笑聲，引領著她歡喜入夢……



豆腐和杜甫是什麼關係？

文／鄭善意

「媽咪，詩跟『豆腐』有什麼關係呀？怎麼今天老師一直在說豆腐、豆腐……」
小女孩張著黑白分明的大眼睛望著母親，一臉不解地問。

「啊？什麼詩？什麼豆腐？」小女孩口中的媽咪，是慈濟人文學校的志工穆家蕙。正專心開車的她，被女兒突如其來的一問，先是不明所以地回答，經過瞭解後，才恍然大悟，原來是人文學校的老師教唐詩，介紹詩仙李白和詩聖「杜甫」，才讓生長在美國、只會聽少許中文的小女兒會錯意，把「杜甫」當成她最熟悉的「豆腐」。

弄清原委的穆家蕙不覺莞爾，其實在她周遭，像她女兒這樣的華人第二代，大多不會講中文，或許可以聽懂一些，但理解程度非常有限，以致「謬」語如珠的趣事時有所聞。

早在一九九二年，美國洛杉磯慈濟志工為了讓子女能傳承中華文化、涵養慈濟人文精神，在慈濟青少年團開設中文班；兩年後，更為教育更多的孩子，憑藉「慈濟

青少年團中文班」的授課經驗，創辦慈濟在美國的第一所人文學校——洛杉磯慈濟人文學校。

創校初期，由慈濟志工擔任教師，除了教中文、才藝，也推展「靜思語教學」；同時，還有愛心爸爸與愛心媽媽貼心陪伴。後來，學校改聘專業教師授課，希望他們能協助推動慈濟人文，但實行起來卻困難重重。

「老師，快樂不就是『happy』，跟『魚』有什麼關係啊！」

「你說的是『愉』快，不是『魚』游得很快！」老師回答。

由於孩子們懂的中文字有限，對中華文化的認識又不多，「靜思語教學」的意義和故事，對他們來說，顯得太難了點。何況海外中文學校，老師還須按照中華民國僑委會規範的進度教學，在授課壓力下，未必能對慈濟人文的推動產生意願。

即使人文學校和臺灣同步採用《大愛引航》作為靜思語教學的範本，美國慈濟人先後帶領中文學校的老師們回臺灣參加兒童生活營、教聯會等營隊，更邀請臺灣教聯會的老師前往美國當地進行「靜思語教學」研習，成效仍是有限。

慈濟人文學校找不到著力點推動慈濟人文，志工進入校園推動太熱心，也會引起

老師們不必要的疑慮……

在陷入膠著時，二〇〇一年，人文學校的家長也是愛心媽媽，同時又是慈濟志工的林惠玲，帶著一雙兒女與全美團隊一起到花蓮「慈濟中學」參加「全美青少年人文營」。

營隊中，臺灣教聯會的老師們用布偶劇呈現靜思語教學，再搭配動物形狀的紙板；有趣的方式，感動了林惠玲，也啟發了她一些想法，「原來靜思語教學可以這麼活潑！如果在美國也能用這樣的教學方式，一定能讓孩子們接受，並很快就融入靜思語的世界……」

惠玲一回到美國，即開始嘗試編寫人文課程教案，並以臺灣教聯會編寫《三十七道品》中「四正勤」的布偶劇為藍本，著手編寫一系列「小和尚阿修的故事」，請志工製作布偶等道具；美國慈濟教育發展室主任穆家蕙更進一步成立「人文精進劇坊」，吸引更多不同專長的志工加入劇坊團隊，並開始到社區演出。

「在一個風光明媚的山下，有間老寺廟，廟中住了一位很有智慧的老和尚，和一群活潑的小和尚。其中有一個叫阿修……當牆上的釘子拔到剩下最後一根時，小和尚哇哇大哭……」結束阿修列傳布偶劇在北領聯絡處的演出，志工們搭上箱型車，往回

家的路上馳騁。

「鈴——鈴——」穆家蕙打開手機，對方說：「家蕙師姊，我們下星期有茶會，可以來我們這裡演阿修的故事嗎？」

她才闖上手機，鈴聲馬上又響了起來，「師姊，我們去老人院表演阿修……」

「我們的『野臺戲』還真搶手哩！」「可不是嗎？」車廂裡護著木偶、道具的林惠玲、卓玉敏等人笑著說。

為了積極招募教育志工，阿修的故事演出邀約幾乎是來者不拒、隨叫隨到。東西都放在車上，只要有人想看，到了現場，擺幾張桌椅鋪了布，就是阿修的舞臺了。

在大家一起努力下，劇坊接連推出阿修列傳系列故事：美猴王、快樂菓園、小麻雀喳喳及等，每一則故事都帶入慈濟人文、手語、環保、靜思語，以及「知足、感恩、善解、包容」等精神意涵，廣受大人、小孩的喜愛，甚至連老人院裡的日籍爺爺、奶奶都看得笑呵呵。

應接不暇的「社區訂單」，促使志工不斷地尋求突破、推陳出新，也因為這段學習過程，為他們日後走入校園，累積足夠的能量。

「可以請慈濟人到我們萊陀溪公立小學教靜思語嗎？」長期將校地提供給慈濟舉辦發放與義診的校長艾瑪女士，早就被志工無私的付出精神所感動，後來又仔細研讀張貼在會場的靜思語海報，終於在二〇〇六年向慈濟志工穆家熙提出請求，希望能邀請慈濟人到校內教授靜思語。

穆家熙意識到這是慈濟人文走入主流的契機，卻苦思不出該怎麼做，於是求助於美國慈濟教育志業體，在大家絞盡腦汁，思考如何踏出本土化「品格教育」的第一步時，曾編寫木偶劇本的林惠玲建議：「何不將之前的劇本修改並翻譯成英文，演一齣木偶劇給小朋友看呢？」

這項建議，讓慈濟教育團隊真正進入美國公立小學，在政府認可的「品格教育」課程裡，進行靜思語教學。

同年，在每兩個月一次的「全美電話會議」上，各人文學校校長、教育團隊，以及分會執行長們熱烈地討論着學校的校務。

「將『知足、感恩、善解、包容』、環保、手語、茶道與花道，排入正式課程，成為每週三十分鐘的『人文課程』呢？」穆家蕙提出建議。

「穆師姊的提議很好，可是人文學校老師平常要上班，週末教中文已經很忙碌了，加上對慈濟人文也不太瞭解，恐怕師資方面會是一大挑戰！」當時洛杉磯人文學校校長左少玲回答道。一陣議論紛紛後，又有多位校長也提出類似的看法。

慈濟人文課程的師資難覓的確是一大隱憂，家蕙回想起前一陣子為了承接公立學校「品格教育」的課程，兩位教育基金會副執行長辛苦付出的過程。

「Penny，慈濟很需要妳這樣精通中、英語，還具備慈濟人文的人才，請妳到聖伯納汀諾學區的萊陀溪（Lytle Creek）公立小學幫忙教『品格教育』，好嗎？」負責「公立學校品格教育」專案的張欣怡在幾次與新志工Penny互動、討論教案後，誠懇地提出邀請。

「我是很願意，可是我兒子才兩歲多，走不開。」本名許意軒的Penny，在受到慈濟邀約前，因為有自己的事業要忙，加上孩子還小，需要有人在身邊照顧；況且去萊陀溪小學教課，早上七點多就得出發到慈濟美國總會與教育團隊會合，接著要再開一個多小時車才能抵達……

「這簡單，妳上課的時候，我們到妳家輪流照顧寶寶，好嗎？」眼看就要無功而

返，林惠玲和卓玉敏兩位教育基金會的副執行長，於是自告奮勇。

「這……兒子還要包尿布……還要餵他吃早餐……」

「好吧！」Penny雖然猶豫，最後仍是被她們的誠懇打動。

「沒關係、沒關係，我們都是過來人。」玉敏嘴裡回答得輕鬆，心裡可是嘆通嘆通，畢竟兩人的孩子都上高中了，十多年沒再包過尿布，到時要換尿布怕是會手忙腳亂吧！

家蕙從師資難覓的沉思中回神過來，人文課程的討論仍熱烈進行中，可是她的心中已有定案，「各位菩薩，我們何不成立美國『教聯會』？」

線上立刻有人回應：「可行，如此就可以集思廣益，解決編寫教案的難題，同時可以資源共享。」

「老師之間也會因為要編寫教案而有更多的互動，增加凝聚力，還可以藉這個機會邀老師多參加慈濟活動，達到菩薩大招生的效果。」

「太好了，如果可以透過教聯會來號召更多熱心教育工作者加入，包括公立學校的老師，並培訓種子教師，那麼不僅可以讓慈濟人文深度化，上人的教育理念，



臺灣教聯會老師參訪美國慈濟大愛小學。左二起：臺灣陳秀玲、曾裕真、美國林惠玲、穆家蕙。攝影／林美雪

也可以深入美國社區。」

就這樣，成立美國慈濟教師聯誼會，在你一言我一語的熱烈討論下，達成共識。

二〇〇七年六月，慈濟全美教育年會上，在執行長、校長與教育團隊見證下，美國總會教育基金會執行長穆家蕙，正式宣布成立「全美慈濟教師聯誼會」（簡稱教聯會）。

教聯會的成立，搭配人文種子老師的培訓，加上先前全美十九所慈濟人文學校增設每週半小時的人文課程。慈濟人文的種子，終於漸漸在校內撒播開來。以往畢業典禮時歡唱的〈一支小雨傘〉等才藝表演，如今已被傳達孝道的〈跪羊圖〉手語表演所取代。



老師登上報了

文／張翠娥

「再道歉，就要上報了！」在校長的催促下，李玉清懷著鬱悶的心情，往校長室走去；一腳才踏入，馬上感受到一股凝重的氣氛，強烈迎面襲來……「來！趕快跟家長道歉！」校長氣急敗壞地說著，在一旁的家長鐵青著臉。李玉清強忍住委屈的淚水，在千百個不願意下，當著校長的面向學生家長道歉；在校長居中協調、頻頻賠不是之下，才讓憤怒的家長取消登報控告李玉清打傷兒子的念頭。

李玉清教學嚴謹，堅持「棒槌底下出資優生」的教學方式，她相信打不成材的道理，沒想到為了讓學生獲得好的成績，竟然被家長威脅要登報提告。送走怒氣未消的家長，李玉清的委屈淚水瞬間潰堤，心裡憤恨難平地想：「你的孩子原本只有考七十分的程度，現在進步到九十分，打他是希望他能考一百分，這麼努力教他，非但沒有感謝，還要登報控告我？」自始至終李玉清都不覺得自己有錯。

當「對不起」從口中說出來的時候，她的心裡覺得被屈辱了，不禁自問：「如



馬來西亞教聯會老師李玉清，前往雪蘭莪州沙登新村華文小學，向校長、老師推廣靜思語教學。攝影／林英意

何繼續走這條『教學之路』？」對教育更是萬念俱灰。二〇〇三年李玉清轉校到力行華小執教，在同事吳嫻嫻的牽引下，李玉清參加慈濟的「快樂兒童精進班」，她第一次接觸到「靜思語」教學，感受到從體驗、省思，到生活實踐所發揮出來的力量，看似平凡卻隱含深刻的意義。

以往，李玉清總是以成績來衡量學生的「好」和「壞」，「一個缺口的杯子，換個角度來看它，它仍然是圓的。」這句靜思語常常提醒李玉清對成績不好的學生要轉個念頭去發掘他的優點；林婉真就是在這句靜思語下被「搶救」回來的學生，她的成績在班上總是最後一名，但是很有繪畫天分，李玉清常在課堂上發表她的作品，鼓勵與肯定不但增加她的信心，竟也激發她

積極學習的態度，成績也有了很大的進步。

靜思語改變了李玉清的脾氣，也改變了她的教學模式，以前她和學生、家長劍拔弩張的畫面從此不再出現。

二〇〇五年新學期，她的班上來了一位愛惹是生非的男生，名叫張凱傑，沒有一個同學喜歡他，投訴聲不斷，讓李玉清十分頭疼。開學後四個月，張凱傑突然請假兩個星期，跟著出差的爸爸到美國；但是從美國回來後的凱傑，暴力傾向愈來愈嚴重，甚至時常說一些「殺死你」、「捏死你」的話，班上身材矮小又內向的陳宇哲常在他的暴力威脅下退避三尺。

李玉清覺得情況不能再持續下去，她親自去找張凱傑的母親，沒想到得到的回答竟是如此的殘酷。「凱傑的爸爸過世前最放心不下的就是凱傑，怕他會因為沒有爸爸被同學欺負，在臨終前叮嚀凱傑別讓同學們知道這件事。」凱傑媽媽終於鬆口說之前請假兩個禮拜，其實是為了處理凱傑爸爸的喪事。

「所以爸爸往生後，孩子假裝堅強，從不把悲傷表現在臉上？」李玉清既心疼又不捨。

「是的……」凱傑媽媽低頭泣訴。

「凱傑以暴力的行動來發洩心中的悲痛，長期壓抑會造成孩子行為偏差。」

媽媽沉默不語……

張凱傑為隱忍、偽裝對爸爸去世的悲痛與思念，變本加厲以肢體上的拳打腳踢、粗暴的言語挑釁攻擊班上同學作為宣洩。為了讓張凱傑感受到老師對他是真心關懷，李玉清請他在上課前到圖書館幫忙，師生兩人一邊整理書本，一邊聊天。在一次整理書籍的時候，張凱傑無意中拿出皮包，皮包內夾著一張照片，照片中的模樣一看就知道是張凱傑的爸爸。

李玉清問：「照片中是誰？」

張凱傑很自然地說：「是爸爸。」並裝作若無其事地把皮包放入口袋。

李玉清再問：「爸爸現在在哪兒？」

「爸爸在『新山』做工。」張凱傑別開臉將視線往窗外看。

「是真的嗎？」

張凱傑警覺性地轉向李玉清，「老師，您是不是知道我爸爸的事？」

李玉清拍拍張凱傑的肩膀，「不管爸爸身在何處，他永遠活在你的心中。」

張凱傑再也按捺不住埋在心中許久失去爸爸的悲痛，豆大的眼淚直流，他拉著李玉清的手直問：「我只是要一個『會動的爸爸』，老師，請問您可以找一個陪我散步和打球的爸爸嗎？」

李玉清看到平日表現兇悍的張凱傑，對父親的愛是那樣的渴望，她哽咽難語。

「媽媽每天晚上躲在房間想爸爸，然後就偷偷哭，我不敢吵媽媽，因為我自己也很想爸爸，我躲在另外一間房間裡哭。」張凱傑哭到滿臉都是眼淚。

李玉清摟著張凱傑讓他依靠在自己的胳膊裡盡情宣洩長久以來對爸爸的思念。

隔天音樂課，李玉清刻意播放了〈心中的聲音〉這首歌曲，音樂緩緩響起……

「每當夜晚很寧靜的時候，我總是傾聽心中的聲音，說聲感恩爸爸媽媽，我是多麼多麼愛你們……我是一個幸福的孩子……」張凱傑放聲大哭，嚇得全班不知如何是好？

李玉清請同學陪伴張凱傑離開教室到洗手間洗臉緩和情緒，藉此機會向大家說明張凱傑平時粗暴的行為，是為了掩藏對爸爸的思念與悲痛。同學們都很安靜地聽李玉清敘述，也彼此建立默契，不在張凱傑面前提起「爸爸」的事。

李玉清問大家：「看到同學傷心的時候，我們應該怎麼做？」

「我要去擁抱他！」曾經被張凱傑欺負過的陳宇哲大聲說出。

當張凱傑從洗手間回到班上的時候，陳宇哲第一個上前擁抱他，接著第二位、第三位……全班不分男女同學，一一擁抱張凱傑，安慰他：「凱傑不要哭。」

陳宇哲回家將這件事原原本本地告訴了媽媽，她是一位作家，於是把整個故事寫下來投到《星洲日報》，幾天後刊登出來。

「老師，媽媽要我將今天的《星洲日報》拿給您看。」陳宇哲指著其中一篇文章逕自唸起內容——「老師，您就是一把向善的鑰匙，在孩子需要的時候開啟智慧的那一扇門……」陳宇哲閣起報紙，一抬頭就看到眼前的老師哭了。

李玉清的眼淚夾雜著感動與懺悔，回想當年，對學生的成績要求甚高，以體罰來警惕孩子要認真作答拿到高分，曾經因為鞭打的痕跡在學生的手掌留下不可磨滅的傷痕，讓家長氣憤得要登報控告李玉清；如今，她真的上報了——讓家長感動到投稿表揚。

李玉清決定不當名校的名師，她選擇提早退休到各校致力推動靜思語教學，歷經了猶如洗三溫暖的「上報」心情，她更清楚自己未來要為孩子們做些什麼。



撕碎的習作簿

文／沈昱儀

「你沒錢買習字本，老師就買給你，為什麼還是不寫？」

等不及孩子的回應，氣得滿臉脹紅的羅繡甄，使勁將空白作業本撕成散狀，嘴邊不停斥責，把這名「不受教」的學生趕出教室。

兩天前，她不捨孩子買不起習字本，自掏腰包幫孩子準備的那分愛心，也隨著手中拋出的紙屑，碎成一地……

一九九〇年初出校門的羅繡甄在敬業華文小學擔任五年級的班導師，班上二十多個學生中，過去只有十個固定交作業，在嚴格的打罵教育下，一個月後只剩下兩、三人不交。顯著的成效，讓她對自己的教學方式更加肯定。

三年後，羅繡甄轉調到別的學校，教授「考試班」馬來文。在校長與家長的壓力下，她為學生訂下了「滿分」的單字測驗標準，一次考十題，滿分一百，少一分就打一下。一學期打壞三根籐鞭，在羅繡甄看來就是最佳的「成績保證書」，因此將「籐

鞭教育」視為教學的最高準則。

這種情況，在一九九五年八月六日的一場教學講座中，有了一百八十度的轉變。

羅繡甄參加了臺灣慈濟教聯會在當地舉辦的第一場「靜思語教學」講座，其中分享者吳秀英老師的班級經營心得，與兩句靜思語「只有孩子的問題，沒有問題的孩子」、「嘴巴、脾氣不好，心地再好也不能算是好人」，給了羅繡甄一記當頭棒喝。她終於明白為什麼在過去五年的打罵教育中，總會有學生屢犯不改，而成績好的孩子，對自己則是敬而遠之，因為她從未對孩子有過「同理心」。當時的她內心認定：「這就是我們現代很需要的教學法，感恩上天只讓我做了五年的壞老師就遇到了慈濟，我一定要跟上腳步，全力護持靜思語教學。」

接著，羅繡甄參加了九月二日第一個海外慈濟教師聯誼會——「馬六甲慈濟教師聯誼會」的成立大會。會後，大家決議要前往臺灣進行靜思語教學觀摩，並且參訪花蓮的靜思精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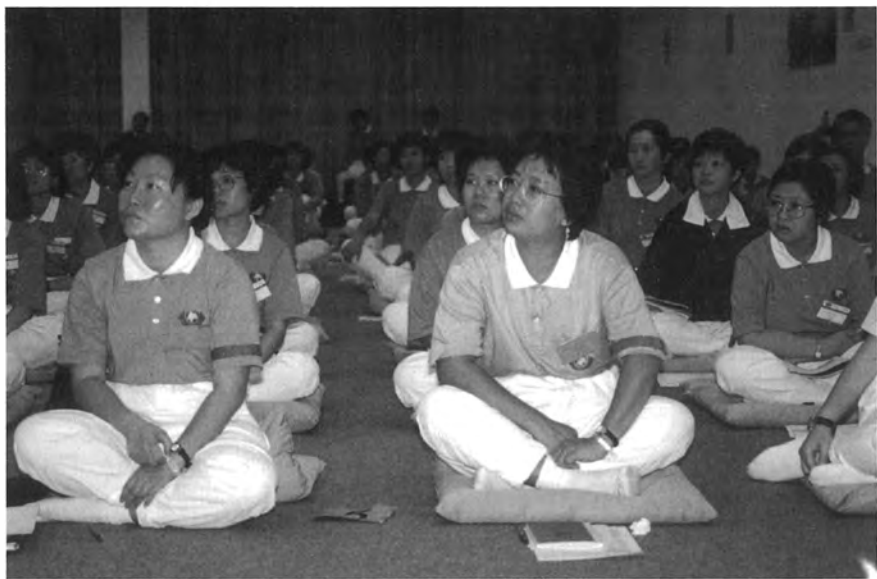
「這次尋根，我們每到哪兒，上人也行腳到哪兒，因此有很多機會聽到上人的開示，讓我感觸良深，得益良多。此外，我們也到學校裡實地觀摩靜思語教學，目睹老

師如何活潑教學，把慈濟的人文教育確確實實地落實到校園裡。」十天的旅程，羅繡甄認識了慈濟的竹筒歲月精神，也見證以靜思語教學經營的班級充滿和樂的氛圍。

其中最讓她感到驚訝的是，臺灣的老師使用所謂的「家庭聯絡簿」，師生會在上面對論課業，還會分享生活趣事，家長每天簽名的時候，也更了解孩子的學習狀況。繡甄當下決定，除了要採用靜思語教學，還要將家庭聯絡簿「引進」馬來西亞。

回國後，羅繡甄開始在班上推行家庭聯絡簿，將孩子在校的表現告知家長，並請學生在寫完每日作業後，還要抄一句靜思語。部分同事聽聞後，都提醒她與其花時間寫聯絡簿，不如出一些練習題給學生；但許多家長在接觸聯絡簿不久之後，紛紛回覆：「謝謝老師，多虧有妳的提醒，讓我更清楚孩子在學校的狀況。」也有家長認為靜思語說的很有道理，對孩子的人格成長很有幫助，讓她更加肯定自己的轉變沒有錯。

另一方面，羅繡甄為了讓教學更符合慈濟的人文精神，也參與訪視工作與醫療志工。當她第一次進到照顧戶的家中，驚訝地發現，那戶人家都席地而坐，屋內看不見一張桌子、椅子，就如教科書上所說的「家徒四壁」。震驚之餘，過去一幕幕處罰學



馬來西亞馬六甲教師生活營，教聯會老師專注學習靜思語教學。攝影／翁瑜敏

生的畫面，浮現在她的腦海……

想起自己對學生的批評，想起那本被撕碎的習字本，想起一下下落在學生掌心的籐鞭，家訪後的羅繡甄回到家中，不禁落淚懺悔。

「想不到我竟然會天真地以為送文具就能改善貧窮孩子的學習，卻沒有考慮過學生的能力與自尊，只是一味要求成績，卻忽略原來『問題的孩子』背後，都有很多『孩子的問題』。」

當靜思語教學的精神逐漸融入羅繡甄的心中，她開始與其他教聯會老師，設計靜思語繪本，讓老師們可以當作美術課的教材。然後一群人再帶著家庭聯絡簿、華文課本、

靜思語繪本到外校分享。在鄰近的六十五所華語小學中，只要校內沒有慈濟教聯會種子老師，她就前往舉辦講座；甚至連遠在千里之外，需要兩小時車程，再轉搭三小時飛機的東馬沙巴州首府亞庇，也都有他們的足跡。

一九九七年，羅繡甄轉調到晉巷華文小學任教，校長請她擔任訓育組主任，讓好不容易放下教鞭的她進退兩難。她靜心思考，學生送到訓育組，通常都是犯了打架、偷竊等嚴重錯誤，如果由別人當訓育主任，學生犯錯可能只是打過就算了；若自己能在處罰前，先用靜思語故事來澄清學生的價值觀，或許會對孩子更有幫助，於是便接下了主任一職。

訓育與靜思語的結合，讓學生不再對「訓育組」三字望之生畏，羅繡甄進一步在學校推動環保、帶學生到老人院關懷，而最讓她感動的是，一位小男生在關懷老人院後對她說：「老師，本來我以後長大要把父母送去老人院的，因為我聽說老人院是個很好的地方，可是我看見他們都很可憐、很心酸的感覺，所以我回去要孝順父母，以後還要在家照顧他們。」

打破眾人對「訓育組」刻板印象的羅繡甄，在二〇〇一年又有了新的突破。當時

馬來西亞政府鑑於小學生的逃學、翹家、偷竊等行為愈來愈頻繁，決定在小學裡增設「輔導老師」，由學校推派老師接受三個月的輔導課程，結果她又雀屏中選，成為當時身兼「訓育」與「輔導」的第一人。這兩種別人眼中衝突的身分，在她身上卻感受不到絲毫的矛盾，因為對她來說，都是——愛的教育。

回顧成為慈濟教師的十七年裡，羅繡甄慶幸有靜思語教學的因緣，讓她得以轉變與學生們的關係，如今每天早晨在晉巷華文小學前，學生主動的問候，仍持續激勵著她，不只要做個授業的「經師」，更要做個傳道的「人師」。

TZU CHI FOUNDATION



婆婆媽媽辦教育

文／蔡翠容

二〇〇一年，吳王淑慧自服務三十年的小學退休後，整理行囊，準備前往上海陪伴在當地經商的先生，計畫邁向截然不同的人生路。

小時候家境貧困，由母親籌錢協助完成學業，淑慧暗自立下志願，要當位作育英才的老師。長大後，懷著一分感恩回饋的心，投入教職，多年來春風化雨、育才無數。屆退之際意識到兒時心願已了，接下來想以志工生活，展開下階段嶄新的人生。因此，在出發到大陸之前，淑慧將一套慈濟志工服裝放入行李，並查詢在大陸慈濟聯繫窗口邱玉芬的電話資料。

來到上海，淑慧順利聯繫上邱玉芬，隨即安排投入志工活動。這一天，上海聯絡點聚集了三、四十位不同年齡的婆婆媽媽，準備各式的道具與手繪海報，談論聲調此起彼落、好不熱鬧。

「來，來，來，你們倆扮羊，把頭套給套上。」兩位媽媽「聽話」地手拿羊形

頭套，走到製作完成的窄橋旁就定位。

「小朋友，羊想要過橋，過不了怎麼辦啊？」盤著花白頭髮的慈濟志工提出問題。窄橋兩端，扮羊的兩位媽媽，在僅容一個人的「窄橋」上，迎面而行，臺下幾個人大聲起鬨：「跳起來！」、「等著唄！」首次排演，有人一上臺就頻頻出錯、忘記臺詞，「喔！我又忘了。對不起，再來一次。」臺下笑聲不斷。有人上臺兩次、三次……仍然繼續排練。

初次參與活動，淑慧看到這群準備到江西辦活動，做靜思語教學的婆婆媽媽，齊聚一堂，自製表演道具，一次次的演練，練到滿臉通紅、氣喘吁吁，仍是不氣餒、不放棄。其中大多是臺商夫人，沒有一位是老師，卻充滿土法煉鋼的教學熱忱。

她初識這群活力充沛的志工，心想：「我能夠幫她們做些什麼？做了三十年的教育，我能夠為慈濟付出些什麼？」淑慧希望能發揮教育所長，當下決定加入上海慈濟教師聯誼會的行列。

善用每次回臺的機會，淑慧參加大愛媽媽、親子成長班的共修與課程，從教案

中汲取更多經驗與活動內容。運用在臺灣所學習的慈濟人文與教育方向，配合多年的教學經驗，使她很快地成為大愛媽媽成員們的最佳「指導」與「助手」。

來到甘肅慈濟水家小學，淑慧善用巧思，與大愛媽媽們，以當地有限的資源，製作善巧的教具。她們在鐵碗上鋪上的乾草，做成了鳥巢；用二十元當押金借來的一條床單，綁出栩栩如生的兩隻烏鴉布偶。

「我是『嘎哇』，我叫『哇慶』……」大愛媽媽在臺上，手握著布偶，展開了布偶劇《慈屋反哺》，以孩子們熟悉的當地語言，寓教於樂，傳揚行孝的精神。淑慧認為用簡單的教具、活潑的遊戲或生動的戲劇，融入當地風俗民情，是幫助孩子吸收良好教育與觀念的最佳方式。

在臺灣大愛媽媽進入校園推廣靜思語，是直接落實在學生的教育課程中，且有老師的支持與推廣；在大陸地區，志工是利用孩子們等待領取助學金的時刻，開啟靜思語教學，以分組攻站的遊戲形式進行，在每一分站分享一句好話，鼓勵孩子們行善向學。

一次次的助學發放，淑慧發現學校老師將受助的孩子送來後，總是在教室外吸

菸、聊天。於是，慈濟志工主動展開邀請，志工的笑容與熱情，使老師們欣然加入，並有機會接觸到「靜思語教學」。

除了邀約參與發放的老師們，淑慧與志工結合，舉辦茶會與分享活動，擴大招生社區志工。這群婆婆媽媽用心深耕教育，影響力漸漸擴及至上海高知識分子，從幼兒園、小學、中學，到大學的老師們，都來參加。大陸知名演講家劉強教授，因受感動主動提供一場演講，因而帶來更多慕名者與老師參與。

小陸老師任教於上海四大名校之一的附屬中學，在慈濟志工熱情邀約下加入志工，其後參與關懷敬老院活動，初見慈濟志工與院內長者如家人般地互動，她不禁紅了眼眶，更啟動她孝親的念頭，「回家一定要好好抱抱爸爸、媽媽。」

恰好，學生為了志願服務的機會來找小陸老師。在中國大陸學生志願服務已經蔚為風潮，服務的經歷、成績，往往能為學生的未來，創造競爭優勢。學校設計志願服務認證，要求學生兩年內必須完成。為了達成目標，學生極盡所能找人認證蓋章，有時回家做點事情，就得到一張父母簽名認證，服務過程往往缺乏真實感動。

小陸老師深恐志願服務失卻意義，因而決心帶孩子們去體會她做志工的感動。

那天，在慈濟志工的安排與陪伴下，小陸帶著學生們參與「張江敬老院」的關懷活動。春陽暖呼呼地灑在每個人的身上，小陸帶著學生們，和志工一起走入敬老院，親切問候院方的爺爺、奶奶們。寂靜的走道響起一聲聲歡愉的聲音，「你們來啦！想死你們了。」老人家拄著拐杖或坐著輪椅，個個露出燦爛笑容。

「你家住在那努灣，我也住在那努灣，原來我們都是一家人……」隨著音樂，志工們舉起雙手，左右轉呀轉的，腳步右踏左併，在熱鬧的團康活動中，老人家像是一群快樂小天使，跟著唱跳，連初次參與的學生們也拋開原來的羞澀，伴隨歌聲笑聲一起伸展肢體，小陸在一旁驚訝不已。

跟著志工的動作，一雙雙稚嫩的十指，落在爺爺、奶奶駝厚的肩背上，又捏又壓，同學們左右互瞄按摩的動作，雖然一顆顆汗珠在紅通通的臉頰滑落，但雙手卻未停止下來。

接下來的日子，小陸老師又帶領學生參與多次志工活動，孩子們志願服務的熱情被啟發出來。

「老師，咱們家小悅在您這兒學習特多，您看，家裡沒有老人家，她從來沒

有這麼細心過。」孫悅的爸爸揚著聲調與老師分享著。「對呀！她呀，現在還主動幫忙做家事，我們不開心的時候，還跟我們說：『生氣是拿別人的錯誤懲罰自己』……」媽媽也忍不住分享女兒的轉變。

學生們開始主動尋求觸動人心的服務機會，認證點數也因此迅速上升。一次和校外德育評比獲得獎項，引起德育主任的重視和好奇。聽聞之後非常感動，決定報名參加慈濟教師研習，認識慈濟是什麼樣的團體？研習之後，他更主動邀請慈濟志工蒞校分享，並在學生面前，主動介紹慈濟。

二〇一一年，靜思語教學陸續在大陸華東地區的校園邁開腳步，由最初的一群婆婆媽媽，從校園深耕到社區，跟著推動環保，未來更準備為清寒上進的學生發放助學金。吳王淑慧從臺灣到上海，與這群婆婆媽媽結下好緣，也開創嶄新的教育之路，十年來持續累積儲糧，一步一腳印在大陸華東各地繼續撒播慈濟「愛心教育」的種子。



「廈」一站，幸福！

文／李美儒、賴睿伶

深夜十一點多，在星月相伴下，一群來自廈門的臺商們，在暗夜裡抵達閩侯的一間賓館；他們來自不同的公司，但是卻有共同的身分——慈濟志工。從夕陽餘暉到月上枝頭，從高速公路到山間的顛簸，對於這些分秒必爭的老闆們來說，一路上要把握的不僅是時間和車程，更重要的是要在開學前，將新年度的助學金發放給孩子們，讓助學生能安心註冊上學。

這一群臺商中的劉素珠第一次參加慈濟助學金發放的活動，在車上練手語、跑流程，還要討論工作分配，騰不出闔眼的時間，即使如此，心中的興奮感卻讓她忘了疲憊，「這些人忙進忙出的，都不累了，我怎能累？他們週五下班後，立刻趕五、六個小時的山路，披星戴月的，臉上還充滿著笑容……」心中這麼想著，手上的活也不敢慢下來……終於讓一箱箱的物品一一定位，此時她的嘴角就像懸在天空上的彎月一樣。

那一年的秋，清涼的夜、甜甜的愛，流淌在劉素珠的心頭。隔年，二〇〇六年夏天，她再度跟著團隊出發，向北直上福州，為福州醫科學大學的學生發放助學金。

第一次是感受，第二次是感動，每次的助學金發放少不了助學生們的感恩分享，有的孩子是怯懦地表達感謝，有的孩子則是高聲談起自己的夢想，一棵樹苗一個夢，因著能夠求學，這夢田裡的小樹逐漸茁壯。

一位瘦巴巴的男同學吸引了劉素珠的目光，站在臺上的他，穿著一件被土灰染雜的白上衣，搭著一條皺巴巴的黑色長褲，面有菜色，一副營養不良的樣子。「我來自四川……」他的模樣讓人不禁屏神凝聽，「全村只有我一個人考上大學，但因為父親往生，母親種田，沒錢讓我上大學，所以親友發動全村集資，給我買了一張到福州的車票，才讓我有機會來唸書。」

頓了頓語氣，他繼續說著：「全村捐的經費只夠我坐車到學校，所以唸書需要的食衣住行都要靠自己打理，身上沒有錢，只好去申請慈濟助學金。我很珍惜慈濟給我的這份助學金，我會好好運用、努力讀書，學有所成之後，我一定要返鄉回饋

社會。」

哽咽的男孩，舉措間的靦腆，從四川到福州，遙遠的路程上，全村的祝福是最好的行囊，但是生活呢？學費呢？還好有慈濟人的愛補足了缺憾，讓他在異鄉能為衣錦還鄉的願望拚搏著。語默之後，緊接著掌聲雷動；是心疼，讓許多人悄悄拭去臉上的淚，「這男孩的分享，讓我好感動……」眼眶泛紅的劉素珠，對著一旁的師姊這麼說。

一年來的助學訪視，上山下海，劉素珠回想著，這段時間以來，看到無數偏遠鄉間的窮困景象，何謂真正的貧窮與人間疾苦？親自參與發放後，才知原來是如此苦澀的滋味。「今天這個男孩就是國家未來的棟梁，在他經濟有困難的時候，適時的幫助，讓他能安心就學；將來學有所成，就能改善家庭、回饋社會，慈濟發放助學金是多麼有意義！」心中想著，行動上也不慢著，她決定要為這些貧苦的孩子做更多的事，也從心底盼望著，在臺灣生活無虞但個性叛逆的兒子，能夠知福而改變。

「兒子你很幸運，生長在我們這個家庭，父母早就幫你準備好學費，你只要好好讀書就可以……」同年的冬天，卸下女強人外表的劉素珠，用媽媽的溫暖，緩緩

地將四川男孩的故事告訴了兒子，這一日，母子交心，一個男孩的生命教育了另一個男孩，就讀高中的兒子彷彿心有所知，漸漸地改變生活習慣，自律、讀書，從放牛班而考上大學，如今已從研究所畢業。

「證嚴上人說，當你真心去愛別人的孩子，你的小孩就會得到別人的關心，這或許就是回向。」助學金發放改變了劉素珠的家庭。

二〇〇八年，已受證慈濟委員的劉素珠，勇敢承擔了廈門助學金發放窗口，當時前來舉辦教師交流的臺灣教聯會曾裕貞老師的一句話，感動了她：「證嚴上人說要用媽媽的心去愛孩子，助學金發放不但給予物資的幫助，最重要的是要給孩子們愛與美德。」「愛」與「美德」如絲線般串起每個在她腦海中辛苦求學的孩子，就是因為這分愛與美德，讓助學的孩子苦而不怨、貧而不餒，也增加劉素珠心中的使命感。

除了推動助學金發放外，為了能帶動更多的老師認識靜思語、推動靜思語教學，廈門志工與臺灣教聯會的老師們舉辦多場教師研討會。

「大陸獨生子女偏多，造成一家六口人——爸爸、媽媽、外婆、外公、爺爺、

奶奶，共同寵愛一個小皇帝或小公主，讓他們只知道一味地接受別人的愛，卻不懂得為別人付出。慈濟的靜思語教學讓孩子們把好話牢記在心，並且實踐在日常生活中心。」靜思語教學研討會中，海峽兩岸教師交流溫馨熱鬧，一位女老師學到很多靜思語教學的法寶，忍不住這樣說。

另一位新圩中學的女老師也高興分享：「班上有位很『大條』的男生，常讓我頭疼。但看了靜思語說『生氣是拿別人的過錯來懲罰自己』，我就改變說話的語氣，想不到他不再和我對立，彼此關係也變好了。」

「要求孩子不能抽菸，老師卻可以公然在學校抽菸，慈濟的教育理念強調的是：『化人』必先『正己』。」另一所中學校長也有感而發。

每逢教師研討會，身兼承辦人和生活組志工的劉素珠，總是穿梭在人群間，除了默默為大家遞上點心、茶水之外，也在老師們的互動和討論中，更深入認識慈濟教育人文，隨著一場又一場靜思語教學交流活動的舉辦，慈濟人格教育漸漸地在廈門播種發芽。二〇一一年五月，慈濟廈門教師聯誼會在廈門聯絡處正式成立，劉素珠將投入三年的助學工作移交訪視團隊，專心配合基金會宗教處曾裕真老師，帶動



中國大陸廈門冬令訪視，劉素珠和其他志工熱忱問候老人家。攝影／曾美玲

當地的老師們成立親子成長班、靜思語教學在地化教案編輯等等。

「我的人生何其有幸！助學活動讓我有機會成為別人生命中的貴人，改變自己也改變周邊的人！」從因溫情而感動投入的助學，到承擔靜思語在地化教案推動的使命，劉素珠在廈門推動慈濟人文教育的腳步，如一位辛勤耕耘的農夫，一畝畝的播種、灌溉、除草、施肥，期待的就是將愛的力量培植在閩南每個地方，讓廈門下一代的孩子都能有張幸福快樂的笑臉。

「雖然我不是老師，卻有機會協助老師教學交流，讓校長、老師找到方法，散播愛與善的種子，也希望能做到上人說的：用媽媽心愛孩子，傳承善與美德。」